左海經辨

金壇段懋堂先生書甲子三月

玉裁頓首恭甫先生閣下自壬戌年得奉教益直至於今每深馳想先生人品經術皆不作第二流人

聖心簡在慰天下重望弟已老甚所仰霖雨蒼生也比來大箸能見示一二否臧西成入都因便布請福安西成言學其推尊者惟先生雅有水乳之契相晤之樂可知也伏惟雅鑒不一一玉裁頓首

又癸酉十一月

辛年握手匆匆以爲大兄先生即出就維揚之館相晤不難也既而知蘭陔色養講席即設閩中無任馳溯海

內治經有法之儒爲吾兄首屈一指禮記鄭讀攷等書尚未拜誦即爲弟解紛之作亦未得一見兩年來著述想甚富弟明年八十老至而耄及之不能學精殊可歎也未悉尚能相見劇談否在東已作古人厚民飢驅鹿鹿玆因江子蘭沅之便肅候侍奉近安子蘭與顧千里壽之二俊也裔與弟段玉裁頓首

又 甲戌九月

恭甫大兄先生執事伏惟侍奉萬安興居多吉今歲三奉手札見賜五經異義疏證尚書儀禮諸經說一一留手繙誦既博既精無語不確如執事者弟當鑄金事之

以近日言學者淺嘗剿說騁騖獵名而已不求自得於中也大箸何嘗細讀以求請益弟今年八秩終日飽食而已記一忘十甚可笑也安足以當執事之推許玉裁再拜

仁和嚴厚民識語

師於古今學術精識其淵源每扱一誼多發前儒所未及即質諸許鄭二公知無以易吾師之說也庚午冬日受業嚴杰識

左海經辨卷上

福州陳壽祺學

今文尚書大誓後得說

史記儒林傳曰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閒壽祺謹案伏生尚書惟有堯典咎繇謨禹貢甘誓湯誓般庚高宗肜日西伯戡耆微子牧誓鴻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毋劮君奭多方立政顧命鮮誓甫刑文侯之命秦誓凡二十八篇其一大誓非伏生所得也尚書正義一之一引劉向別錄曰武帝末

民有得大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文選注引七畧同且曰今大誓篇是也見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注惟讀字作讚劉歆移書太常博士亦曰大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漢書楚元王傳文選讀作讚王充論衡正說篇曰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論衡言宣帝時與別錄七畧不合蓋傳聞小誤趙岐孟子章句曰滕文公篇今之尚書大誓篇後得以充學此五事者皆謂今文尚書者也尚書正義又引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云宣

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屋得古文大誓三篇其言咨同論衡而以後得大誓爲古文則不可信向歆充岐皆無是言其曰博士讀說曰博士集而讀之曰下示博士曰以充學則是今文無疑故七略云今大誓篇首子注云今之尚書大誓篇言今以別於古也攷向歆領校祕書在成帝河平三年然向生於昭帝始元元年據本傳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推知之及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於石渠尚書則歐陽地餘林尊周堪孔霸張山拊假倉皆歐陽高及兩夏侯弟子兩夏侯子政所與同朝地餘諸人子政所與同議其上距武帝末不過數十年

間耳大誓之後出與否尙書家諸儒安有憒然罔覺者子政奚至不稽事實遽以耳食者筆之於書哉卽子駿方移讓博士豈能以虛誕之詞關其口耶吾是以信向歆而决伏生書之無大誓也然則史記何以言伏生得二十九篇也孔穎達謂司馬遷見太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總云伏生所得不復曲别分析非也遷既見大誓後出矣追述伏書何得不還其舊而以後出前以無爲有是穎達誣遷又使遷誣伏生也烏乎可且夫伏生今文惟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穎達所謂入於伏生所傳內者歐陽之經耶夏侯之經耶漢書藝文志

尚書家經二十九卷班固自注曰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卷創篇也閻徵君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惠徵君棟古文尚書攷王光祿鳴盛尚書後案并引漢志作歐陽經三十一卷余徧檢武英殿本明南北監本汪文盛本皆作三十二卷惟汲古閣本作二十二卷上二字誤脫一筆玉海卷三十七引漢志正作歐陽經三十二卷歐陽受經前於夏侯武帝初先立學遷欲以當時見行書併歸伏生所得則宜依歐陽經言三十二篇矣何以減之爲二十九也若兩夏侯經自甘露以前未嘗立學官也遷傳儒林攷六藝之文胡於伏生本經追述既疎而取後來附益者以溷之又舍學官肄業之書不據而反據未立學官之本也不亦慎乎近江處士聲又謂遷據古文家分

顧命爲康王之誥實二十九篇遂云伏生得二十九篇亦不得其說而遷就以求合者也愚以爲惟朱檢討彝尊以百篇之序當其一者得之特其說未詳耳藝文志曰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秦燔書禁學伏生獨壁藏之是伏生壁中書有序也尚書引序各冠篇首出枚頤本古書序皆總爲一篇置卷末今所存逸周書猶可見漢志周書七十一篇今按逸周書篇目自度訓至器服止七十篇其一篇即卷末之序也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見太平御覽卷六百八玉海卷四十二引脫下五字而藝文志載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新論合二十九卷

及逸篇十六卷除序數之藝文志併序數之者錄從其實也（經典釋文於棄佚末亦云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古文如是今文度亦宜然且尚書正義引史記云伏生得二十九篇下即云由此劉向作別錄因同於史記是別錄亦言伏生得二十九篇也使伏生得二十九篇已有大誓而別錄又記後得大誓乃始讀說傳教何自矛盾若是故惟以伏生得二十九篇併序數之而無大誓則其數直矣

問者曰漢書藝文志云孔安國得古文尚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二十九篇謂今文尚書也古文但多十六篇則二十九篇中有大誓儒林傳云伏生求得二

十九篇又云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則序在二十九篇外矣故尚書正義直云伏生二十九篇而序在外正義卷一今子謂伏生二十九篇併序不併大誓於漢書之文前後焉可通乎答曰永嘉之亂三家尚書已亡孔穎達嘗見漢石經尚書拓本其云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似據石經卽如是要是夏侯之本後增大誓者而誤牽伏生不免於所譏史記不復曲別分析者轉自蹈之矣史記僅二十九篇者從其朔之詞也伏生本經有序無大誓者也漢書偁孔安國考二十九篇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者班

氏追敘之詞也謂夏侯經二十九卷之本增大誓而序在外者也史記儒林傳但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多十餘篇皆未明言今文古文篇數則云考二十九篇者審爲班氏追敘之詞第班氏於伏生求得二十九篇徒襲史記之文而失述得大誓顛末遂使伏生所傳與夏侯等所增併爲一詞蓋因之跡而非遷之過也曰史記周本紀齊太公世家竝載今文大誓近二百言而儒林傳何亦不言得大誓事與曰史記網羅極博周本紀齊世家自載後出之大誓儒林傳自舉伏生之倂序二十九篇豈相盭也且如湯征一篇非孔氏古文逸十六篇中所有而殷本紀錄其文亦將反以病遷

乎哉

曰董仲舒傳對策引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顏師古注云今文大誓之詞是時元光元年武紀大誓未出仲舒得引之何也答曰仲舒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引尚書傳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蓋說大誓之文而對策引書作復哉復哉復茂聲同而字異引書旣與尚書傳不符則非據今文尚書矣案史記周本紀白魚躍入王舟中索隱云此以下至火復王屋爲烏皆見周書及今文大誓唐人以枚頣本泰誓爲古文以馬鄭本之大誓爲今文顏師古李賢司馬貞皆然索隱又誤以

史記之流爲烏爲古文文選注引周書武王觀兵于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幽通賦注又引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俯取出涘以祭不謀同辭不期同時一朝會武王于郊下者八百諸侯任彥升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表注此文皆與大誓同尚書正義引梁武言本有兩大誓古文大誓伐紂時事聖人取爲尚書今文大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爲周書梁武雖不辨古文今文之眞僞然言周書以別尚書則是大誓文具見逸周書今亡之矣又藝文類聚卷九十九引尚書中候說赤烏白魚事周太子發渡孟津有火自天止于王屋爲赤烏又日有火自上復于

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又引武王發渡于孟津中流白魚躍入王舟王俯取魚長三尺有文王字太平御覽皇王部九羽族部七引畧同皇王部引流爲赤烏下有五至以穀俱來六字亦與大誓合　其文多同大誓左氏傳襄公二十五年及徐幹中論法象篇引逸周書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潛夫論救邊篇引凡彼聖人必趨時皆但稱書漢魏人引書緯亦稱書然則仲舒對策引書安知非據逸周書與尚書中候何必大誓也前乎仲舒者漢五年婁敬說高祖已稱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史記劉敬傳是時伏生壁中書且未出況大誓耶蓋大誓之文往往散見傳記久矣曰尚書大傳曰周書自大誓就召誥而盛於

洛誥見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二十九又曰孔子曰六誓可以觀義困學紀聞太平御覽引尚書大傳惟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至羣公咸曰休哉凡九十字御覽皇親部十二又引武王伐紂至化爲赤烏三足凡二十一字御覽居處部九又引惟丙午王逮師至前歌後舞凡十七字御覽人事部一百八皆不偁書曰而其文並見大誓見史記周本紀漢書律厤志尚書堯典毛詩大明思文等正義非伏生書有大誓與曰大傳惟四月以下文旣不偁書曰且其詞甚長此傳引經亦無是體尚伏生經有其文傳錄之何爲繁而不殺乎蓋伏生於大誓記其殘闕逸文因以爲說耳抑余又案鄭康成尚書大傳序曰張生歐陽生從伏

生學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曰傳玉海卷三十七引中興書目是大傳與章句並出伏生之後也兩夏侯章句勝建所著見本傳歐陽章句釋文序錄云歐陽高始爲之攷蓺文志錄大小夏侯章句解故而其先張生無書則歐陽章句亦當出於子陽不出和伯冊府元龜卷六百六注釋類與釋文序錄同劉昭注續漢志解六宗引歐陽說僞傳和伯非也又後漢書徐防傳注引應劭漢官儀云光武中興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亦誤復攷說文弟十四下禸部离字解曰歐陽喬說离猛獸也文選西都賦注引歐陽尚書說同离作螭此釋今文牧誓如豺如离之詞也史記周本紀載牧誓离作離离正字離螭通借字歐陽

喬則歐陽高喬高形聲義三者皆近通此高作歐陽章句之證是章句又出於張生歐陽和伯後也鄭君以作章句與作傳並言然則大傳亦多後來遞增者矣穎達已疑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不知爲伏生先爲此說爲大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今稽覈之則大傳所大誓者或由歐陽高等增附其說猶所謂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之例未可執是斷伏生已得大誓也曰然則三家尚書增大誓孰先答曰大誓之合於伏生尚書其始於歐陽氏乎案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書惟有歐陽見儒林傳贊武帝世尚書博士見於

史者有孔安國（史記孔子世家安國為今皇帝博士）歐陽高（漢書儒林傳）考兒寬詣博士受業孔安國（兒寬傳）後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為博士則高為博士在安國後也高伏生六傳弟子夏侯勝伏生五傳弟子勝為博士在昭帝世則向歆所言武帝末之尚書博士得非歐陽子陽乎當時既以大誓付博士讀說立於學官即合入伏生書矣況歐陽經獨三十二卷今文家顧命不分（尚書音義馬融注康王之誥云王若曰以下歐陽大小夏侯同為顧命）殷庚亦不異卷其三十二卷是於伏生經文及序二十九篇外增以後出之大誓三篇明矣夏侯勝宣帝時卒年九十計得親見大誓之出傳稱

其又從歐陽氏問從子建又師事歐陽高左右釆獲歐陽既增大誓立於學官故兩夏侯亦從而增入其書特倂大誓爲一篇而除序不數故仍爲二十九篇以合伏書篇數之舊與歐陽小異所以然者豈非緣大誓後出而序非經文故可各以意增減卷數耶否則三家之經同出伏生安有多寡參差若此者哉

或又曰䕃文志言得古文別錄言得大誓然在武帝末則是一時一事所謂得於壁內卽指壞宅得書所謂博士讀說數月皆起卽指安國讀古文以起其家之事兒寬受業安國又以授歐陽生子故歐陽經三十二卷正

由寬以所受於安國之大誓三篇錄入也大小夏侯之學出於張生張生未嘗就安國讀大誓故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與伏生所傳同與歐陽異此三家經皆併序數之惟歐陽多大誓三篇耳答曰藝文志述共王得古文尚書論語孝經系之武帝末劉歆移書大常博士袁宏後漢紀建初八年卷十一皆云武帝世論衡佚文篇云孝武皇帝封弟爲魯共王共王壞孔子宅以爲宮得佚尚書百篇其言封魯之時及百篇之數雖乖而亦言得書在武帝世漢書景十三王傳共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初好治宮室

者約畧追述之詞近論古文者以詞害意遂謂共王初
即景帝初轉摘藝文志爲誤非也但攷共王以孝景前
三年徙魯二十六年薨當孝武元光六年不得至武帝
末藝文志亦約畧追述之詞包安國獻古文事統言之
如劉歆移書上云孝武皇帝之時次云大誓後得其下
追述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此詔
在元朔五年見武帝紀及儒林傳序時大誓未出而共
王已薨矣其下乃又更端追述共王得書安國獻書事
古人文章錯綜每如此要之獻古文與獻大誓雖同在
武帝世而得之也實非一時一事如欲併歸安國所得

則志當言安國得逸書十七篇何以止言十六也藝文志即本之七畧七畧何以一事岐出也安國所獻古文合二十九篇及逸十六篇遭巫蠱之難皆未施行藝文志儒林傳劉歆移書太常博士並同何以大誓獨得充學也兒寬詣博士受業安國後以射策爲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時張湯爲廷尉在元朔三年就寬之年事逆計安國爲博士當在武帝初而得大誓在武帝末則不得謂歐陽經有大誓由兒寬以所受於安國者錄入也即如其言而儒林傳固云歐陽大小夏侯學皆出於寬何知歐陽經錄大誓而兩夏侯經不錄猥謂夏侯之先張生未嘗就安

國讀大誓故卯漢書論衡俱二十九篇皆指夏侯經增大誓者若歐陽經不得俱二十九也倘夏侯經不錄大誓則漢書之安國考二十九篇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論衡之尙書益一篇而二十九篇始定皆何以言之漢書敘傳班伯引書云迺用婦人之言師古注大誓之詞也伯受經於鄭寬中傳小夏侯之學而引大誓謂夏侯經不錄大誓可乎

曰今文之增大誓旣聞命矣馬融書序曰大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尙書正義卷十二又卷一）鄭康成書論云民間得大誓（尙書正義卷一）王肅云大誓近得非其本經（尙書正義卷十二）三家

皆僞古文者而疑大誓將古文亦本無大誓與大誓正義云東晉李長林尚書集注於大誓篇每引孔安國曰又何也答曰藝文志言安國得古文尚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則大誓在古文內矣劉向別錄於古文尚書云五十八篇（尚書正義卷二）向在祕府親見古文古文無大誓別錄不應言五十八篇也說文偁書孔氏皆古文弟三支部引周書曰孜孜無怠弟十一水部引周書曰王出涘弟十二手部引周書曰師乃搯皆在大誓則孔壁古文有大誓信矣且古文大誓固與今文不盡同如古文流爲雕今文流爲烏（周本紀索隱云按今文泰誓流爲雕雕鷙鳥也馬融云明

武王能伐紂毛詩思文正義引鄭氏云雕當爲雅雅烏也索隱誤以馬鄭本爲今文古文師乃搯今文師乃搯見御覽四百六十七引尚書大傳不用書曰而與說文所引合蒼兕史記別本作蒼雉齊世家索隱疑亦蒼兕古文索隱引馬融尚書作蒼兕蒼雉今文也史記載大誓皆今文今本作蒼兕疑後人據馬本尚書改之馬鄭尚書之大誓自是安國所傳之舊康成雖云民間得大誓而無疑詞鄭或亦指今文同於別錄七畧而馬融王肅不察向歆之言直以後得今文大誓爲古文亦過矣若夫安國之注古文大誓宅書絕無所徵史記漢書皆不言安國注尙書豈獨爲大誓作訓案劉孝標世說新語注卷一引續晉陽秋曰孔安國字安國會稽山陰人車騎愉第

六子也以儒素見稱歷侍中太常尚書遷左僕射特進卒宋書二十禮志太元十三年召孔安國爲侍中晉書禮志隆安四年尚書左僕射何澄右僕射王雅尚書車胤孔安國祠部郎徐廣議孝武太皇太后李氏服宋書卷十六禮志通典吉禮又引孔安國議禘祫殷祭通典凶禮晉孔安國問徐邈皇太子爲新安公主服見通典八十二是東晉時別有一孔安國亦通經學李長林東晉江夏太守見釋文序錄封樂安亭侯隋書經籍志易類宜與此孔安國同時故得引其說而穎達誤以爲漢之孔臨淮遂無能辨之者

今文尚書有序說

或難壽祺曰子謂伏生二十九篇幷序而不倂大誓辨矣然今文尚書有序與否衆竊惑焉漢書楚元王傳劉歆移書太常博士云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臣瓚注云當時學者謂尚書惟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似今文無百篇之序故爲今學者不知有百篇叉書序般庚爲三篇顧命康王之誥爲二篇如伏生書有序何不分般庚顧命以遵書序顧皆合爲一篇使經與序兩不相應也戴庶常震賓言序爲伏書所無見文集古今文尚書辨王光祿鳴盛嘗言書序亦從屋壁中得見尚書後案末意其然乎

答之曰劉歆班固荀悅漢紀卷二十五河平三年袁宏後漢紀卷十二建初八年並言孔子宅所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百篇之序同出於孔壁倘亦伏書所無諸家言古文得多者何得不一及之也歆所識以尚書為備者當時學者黨同妒真之詞彼非果不知尚書有百篇也伏生故為秦博士論衡正說篇云伏生抱百篇藏于山中此非未嘗肄業及之者尚書大傳篇目尚有九共帝告嘉禾槀命揜誥諸逸書之名見玉海卷三十七及藝文志考證為今學者即未見書序宜皆不讀大傳竟不知二十八篇之非全書耶臣瓚之說蓋本孔叢子孔叢連叢下篇載臧與從弟安國書云

襄爲今學唯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古文乃有百篇核此書出魏晉間人臣瓚驟見而爲所惑因傅會之以爲治今文者不知本有百篇然蘇林注漢書但曰備之而已說絶與臣瓚異林仕於魏黃初中未見僞孔臧書故也古書每篇之首自有題目如帝典湯誓仲虺伊訓太甲般庚兌命高宗大誓武成康誥君陳君雅甫刑秦誓之屬見於羣經其來已久百篇之序所以依此排比古文尚書般庚分爲三顧命康王之誥分爲二是矣今文尚書觀秦近君說堯典篇目兩字至十餘萬言見漢書蓺文志注引桓譚新論秦近君志作延君名恭是亦每篇必有題

目其般庚三篇據隸釋卷十四載蔡邕石經尚書殘碑般庚中篇之末建乃家下空一字始接下篇經文知上篇之末亦然是今文般庚卷中未嘗不分別特同卷相次總爲一目析言三篇可也通言一篇亦可唯康王之誥則不應同爲顧命以違書序卽謂今文無序然使篇目具存伏生安得刪除之而併合之嘗揣其故蓺文志言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脫字數十是今文有脫簡脫字也尚書初出屋壁朽折散絕多矣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云康王

之誥意必偶然篇目伏生徒見王若曰以下經文與顧命經文相承首尾貫串牽連傳寫雖其次有書序可校而篇目既失伏生或守其舊而不改或年既昏耄忘其兩篇起訖之界疑莫能分遂合爲一耳豈肯任意割裂若僞孔妄分王出在應門以下爲康王之誥哉然則今文篇數之分不分曷關於有序無序哉雖然所謂今文尚書有序者尚未有以質實也今討論經典請立十有七證以明之藝文志尚書家歐陽經三十二卷梭伏生經文二十八篇增大誓三篇止三十一卷其一卷必百篇之序也西漢經師不爲序作訓故歐陽章句仍止三

十一卷矣詩書之序至馬鄭始爲之注毛詩篇首正義云毛傳不訓序是漢初治經者未有爲序作訓者也或曰夏侯經二十九卷章句亦二十九卷歐陽何以不然曰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見毛詩篇首正義以班志覈之六藝家傳訓卷數多寡往往不與經符如詩經有序於尚書最爲近乃魯齊韓詩皆二十八卷惟魯說齊孫氏傳卷與經合而魯故齊孫氏故齊后氏故后氏傳韓故韓內傳韓說卷皆與經異毛詩二十九卷而毛詩故訓傳卷亦與經異齊詩有序無序無以明之魯韓毛之詩皆有序而傳訓卷數參差若是於歐陽夏侯之書乎何疑今文有序其證一矣班固偁司馬遷從孔安

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微子洪範金縢多古文說固言如此則遷書五篇之外蓋多取今文矣史記載尙書逸篇惟見湯征湯誥湯征又在古文逸十六篇外餘絕無聞獨於書序臚舉十之八九至于序作原命爲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序作般庚爲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又言小辛立殷道復衰百姓思般庚序作高宗肜日及高宗之訓爲武丁祭成湯事又言祖庚立祖巳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漢書律厤志載劉歆三統厤文引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諸侯八百會以此爲觀兵時事下又引序曰一月戊午度于孟津以此爲十三年事與史記及今書序不合鄭康成書注說同劉歆蓋古文家說也今書序或失其舊

序作洪範爲武王克殷後二年序作臩命爲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臩申戒太僕國之政序文侯之命爲襄王使王子虎命晉文公序作秦誓爲穆公封殽尸後事又序夏社在典寶後序咸有一德在成湯時以太甲爲太甲訓以伊陟爲太戊以分罷爲分殷之罷物以康王之誥爲康誥其他女房爲女方大坰爲泰卷仲虺爲中嚻遷鄙爲遷隞圯于耿爲遷于邢升鼎耳爲登鼎耳耆爲飢黎戡爲行狩異畝爲異母歸禾爲餽禾旅天子命爲肸天子命無逸爲毋逸肅慎爲息慎傳榮伯爲賜榮伯伯冏爲伯臩棐誓爲獮誓呂荆爲甫荆說羲文字

往往與古文異則顯然兼取之伏書也且尚書古文今文之序或同或否師傳則然如韓詩之序可考者關雎刺時也晁氏詩說芣苢傷夫有惡疾也文選辨命論注漢廣悅人也文選七啟注汝墳辭家也後漢書注蝃蝀刺奔女也同上雞鳴讒人也太平御覽夫移燕兄弟也晁氏詩說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後漢書注與毛詩序互有同異此今古文書序異同之例也今文有序其證二矣論衡佚文篇曰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漢書儒林傳曰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凡百二篇成帝時求治古文者霸以能

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夫霸所分合者夏侯經二十九篇其所采書序卽出今文非古文也何言之孔氏古文天漢後獻遂祕于中外不得見二何本論衡正說篇唐生孤傳衰微特甚霸但見今文有百篇之序而不見孔書故竊之作百兩篇以欺世如所采書序出古文是霸見孔壁之本矣寍不知孔氏古文天子自有中書可校而敢更作之而遽獻之於朝哉且霸見孔壁之本則見其中逸書二十四篇攟拾較易乃不并取以爲百兩篇而轉取左氏傳何哉故知霸所取書序出今文也今文有序其證三矣孔穎達尚書正義曰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

外見正義卷一夫二十九卷而序在外者夏侯之書非伏生元本也然言有序則可信按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皆載一字石經尚書六卷又云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祕府則唐人於拓本漢石經尚書及見之也穎達謂今文則夏侯歐陽所傳及蔡邕所勒石經是故於堯典篇首正義嘗引石經其云二十九卷而序在外者必見石經尚書有百篇之序故爲是言耳今文有序其證四矣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亡於永嘉之亂見隋書經籍志今無可攷請以尚書大傳徵之周書成王政序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尚書音義曰踐尚書大傳云藉也詩豳風破斧正

義引書傳云遂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按將蒲姑序言成王踐奄遷其君于蒲姑是奄君猶存書傳謂殺其身此今文說之異蓋書傳體近韓詩外傳往往旁臚異聞非盡釋經然而遂踐奄三字則明出于成王政之序今文有序其證五矣周書亳姑序曰周公在豐將歿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之于畢告周公尙書大傳曰周公致政封魯三年之後老于豐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周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周公薨成王欲葬之于成周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與大夫

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乃不葬于成周而葬之于畢示天下不敢臣也漢書梅福傳注儒林傳注後漢書張奐傳注路史後紀卷十注書傳言葬周公事本於亳姑序也論衡感類篇引書乃得周公死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蓋古文所字今文作死形近致譌故以金縢之事與亳姑之事聯為一也今文有序其證六矣然難者猶謂與書序有兩端也大傳又曰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雊見御覽卷八十三此出商書高宗肜日之序也今文有序其證七矣大傳又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此述周書召誥之序也其下即述經文云六月

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見御覽卷二百六埜載鄭注云太保召公先周公視洛邑也今文有序其證八矣大傳又曰夏刑三千條見長孫無忌唐律疏義此本周書甫刑之序也甫刑序曰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案經曰五刑之屬三千不言夏呂氏春秋孝行覽云商書曰刑三百罪莫大于不孝亦不及夏左氏傳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昭公六年雖言夏刑而不舉其目若非見書序訓夏贖刑之文何以知三千條爲夏刑也今文有序其證九矣大傳篇目有九共帝告槃命序文有嘉禾揜誥此皆在二十九篇外若非見書序何以得此篇名也今文有序其證十矣書傳

既有明文請更徵之白虎通白虎通引尚書悉用今文家說誅伐篇稱尚書序曰武王伐紂（據御覽卷三百四引有序字）此周書大誓序及武成序之文也（古文尚書紂作殷字）其引尚書用今文則序亦出之今文無疑今文有序其證十一矣漢書孫寶傳平帝立寶爲大司農孔光馬宮等咸稱王莽功德比周公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于經典此引周書君奭之序也攷儒林傳平帝時立古文尚書王莽傳元始四年益博士員而寶爲大司農在元始二年（百官公卿表數月免）是時古文未立寶受公羊顏氏春秋於筦路（見儒林傳）成帝初以明經爲郡吏（本傳御史大夫張忠辟爲）

屬史記將相名臣年表漢書百官公卿表並云建始四年忠爲御史大夫故知寶爲郡吏在成帝初亦非爲古學者則其所誦之經亦今文也古文毛詩平帝已立而康成注禮時尚未之見則孫寶之不見古文尚書不足疑也今文有序其證十二矣後漢書楊震傳曾孫彪議遷都曰殷庚五遷殷民胥怨此引商書殷庚之序也彪世傳歐陽尚書所據乃其本經今文有序其證十三矣法言問神篇曰易損其一雖蠢知闕焉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按楊子雲引書皆用今文書不備過半唯今文爲然若古文則前漢存者五十八篇不得云爾今文有序其證十四矣

法言又曰古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矣夫按酒誥惟今文有脫簡故其言如此今文有序其說十五矣論衡正說篇駁或說尚書二十九篇法斗七宿曰按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爲二十九篇立法如何論衡此篇所引或說乃今文家言其駁詰亦據今文爲說若古文則案百篇之序二十九篇外尚有逸書二十四篇不得云闕遺者七十一篇今文有序其證十六矣杜預春秋左傳後序曰紀年稱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於太甲十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此語亦與尚書序說太甲事乘異不知老叟之

伏生或致昏忘將此古書亦當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詳預此言直以書序爲出自伏生預睹三家尚書見存目驗撰據致爲明確今文有序其證十七矣稽合十有七證彰彰如是其足以决三家尚書之有序與否觀者豈猶不自悟耶夫三家尚書有序則伏生所得不得謂無序伏生所得有序而大誓乃後出則伏生二十九篇不得不以百篇之序當其一吾故曰伏生二十九篇併序不併大誓也

今文尚書中有古文

伏生所藏壁中尚書，不知何體書，其教於齊魯之間，及鼂錯從受，當寫以隸，然伏生為秦博士，秦廢古文，用八體書，則伏生尚書，宜亦有兼存古文小篆者，故如叶時月，尚書大傳不叶于極，見困學紀聞引尚書大傳旪用五紀，漢書五行志引叶當作叶臮魚，史記夏本紀臩命，史記周本紀○漢藝文志考證尚書大傳以冏命為臩命說文弟十卷夰部引周書曰伯臩古文臦古文冏字案說文此條上古文二字應衍㫄祇厥敘，後漢紀建安二十五年詔㫄施象刑，白虎通聖人篇㫄告無辜于天，論衡卷十五變動○士喪禮注今文㫄為方建用王極，續漢五行志注引尚書大傳皇作王案儀禮覲禮注云古文皇皆作王此皆古文之未改者也，段君若膺不察，而于方㫄二字，亦

云凡古文尚書作方凡今文尚書作旁自知與儀禮乖違復臆決之曰儀禮則今文爲方尚書則今文爲旁斯自相矛盾矣

今文三家尚書自有同異

世皆知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有同異，不知今文三家又自各有同異。古文平章百姓，尚書大傳則作辯章百姓，今文也。又作便章，見史記五帝本紀。古文堣夷（說文土部），尚書正義卷二引夏侯等書則作嵎鐵，史記夏本紀索隱引今文尚書及帝命驗作禺鐵，經典釋文引考靈耀及史記作禺銕，皆今文也。又作郁夷，史記五帝紀如此。古文暘谷，五帝紀索隱引史記舊本則作湯谷，淮南子曰日出湯谷，浴于咸池，今文也。（今本淮南子作暘谷，與索隱所引異，蓋傳寫誤，依尚書改之。）又作崵谷，說文山部崵解云，一曰嵎銕崵

谷也古文平秩周禮馮相氏疏引尚書大傳則作辯秩東作辯秩南僞辯秩西成今文也又作便程東作便程南爲便程西成見五帝紀古文平在朔易尚書大傳作辯在朔易今文也又作便在伏物見五帝紀及索隱引大傳亦然古文雩谷後漢書崔駰傳作暘谷今文也又作訓谷見隸釋劉寬碑古文盟豬漢書地理志史記夏本紀則作明都今文也又作孟諸索隱云尒疋左傳謂之孟諸今文亦爲然今案初學記政理部三引尚書大傳孟諸靈龜是伏生尚書作孟諸也古文在治留以出入五言漢書律厤志則引作七始訓以出入五言誦字依隋志引改漢

志作詠譌字今文也又作來始滑以出入五言見五帝紀案來始即來始之譌來古七字形近來滑舀聲近義通此今古文相亂又作采政忽見索隱偁今文古文曰弟亦作曰涕見徐廣偁史記一本說文弟六口部引商書則作曰圛今文也詩齊風箋古文尚書以弟為圛古文曰蟊亦作曰雺尚書正義引鄭王本皆然周禮大卜鄭注引如此史記宋微子世家則作曰霧說文作霚从雨敄聲徐鉉等曰今俗从務然則史記亦作霚今文也漢書後漢書五行志並引洪範五行傳作霧皆霚之誤文獻通考郊社考祈禱引洪範五行傳作雺亦非說文霚地氣發天不應从雨敄聲重文雺云籀文省霿天气下地不應曰霿霿晦也从雨瞀聲二字有別又作曰被見徐廣舉史記一本宅如五玉漢書郊祀志作五樂夔尚書中候作歸見太平御覽八十二前師乃

鼓鼙謀見周禮大司馬注引書蓋大誓文後漢書劉陶傳武旅有鼂藻之士杜詩傳士卒鼂藻鼂藻即鼓譟之異文蓋歐陽大小夏侯傳習之本容有不齊猶今詩有魯齊韓今春秋公羊有嚴顏雖其出一師猶不能無稍歧互要以各尊所聞彌縫其闕苟通厥指何必論甘忌辛觀馬鄭並治古文而傳本之字多異學者亦可以見其嘖而觀其會通矣

今文尚書亦以訓詁改經

史記多以訓詁改經文學者所知也今文尚書亦有然者如內之爲入（內古文俗作納）寅餞內日尚書大傳云寅餞入日出內五言史記夏本紀云出入五言（說文內入也）或之爲有時亦罔或克壽論衡氣壽篇後漢書鄭崇傳引云時亦罔有克壽（鄭君論語注或之言有也）達之爲通用克達殷即大命蔡邕石經作用克通殷就大命史記夏本紀達于河達于沛達于菏達于淮泗並作通字矜之爲憐（尔疋矜憐撫掩之也毛詩鴻雁傳矜憐也）予惟率肆矜爾論衡雷虛篇引云予惟率夷憐爾離之爲麗不離于咎尚書大傳云不麗于咎（易彖傳離

麗也答之爲對，奉答天命。尚書大傳云奉對天命。此猶毛詩芄蘭能不我甲，毛傳甲狎也，而韓詩卽作狎字。釋文小御名是用不集，毛傳集就也，韓詩卽作就字。韓詩外傳六鴛鴦摧之秣之，毛傳摧莝也，韓詩卽作莝字。釋文大明俔天之妹，毛傳俔磬也，韓詩卽作磬字。釋文毛詩正義抑洒埽庭內，毛傳洒灑也，韓詩卽作灑字。外傳卷六皆今學之以訓詁代經者也。

史記用今文尚書

史記始用書序採摭十之七八其說多異蓋今文家言也其所錄尚書亦以今文為主雖班固稱遷書載堯典禹貢微子洪範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今以此五篇攷之如五帝紀之載堯典居郁夷曰柳谷徐廣云一作柳谷便在伏物黎民始飢五品不訓歸至于祖禰廟尚書大傳歸格于禰祖用特五流有度五度三居今文宅皆為度夏本紀之載禹貢維箘簵楛徐注箭足杆說文竹部引維箘簵楛今文也木部引維箘輅枯古文也滎播既都周本紀之載洪範毋侮鰥寡尚書大傳同文字皆與今文脗合則所謂多古文說者特指其說義耳若文字固不盡从古

文也五篇而外所錄皆今文說可知魯周公世家載金縢周公卒後暴風雷雨亦今文說不獨黎之作耆流爲雕之作流爲烏加熊加羆之作加豺如離而已司馬子長時書惟有歐陽大小夏侯未立學官然則史記所據尚書乃歐陽本也

史記採尚書兼古今文

漢書儒林傳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遷書所載堯典禹貢微子洪範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段君若膺始辨漢人援引尚書皆用見立學官今文之本遷書多古文說者特其說義則然而文字仍悉依今文此論足以發千古之覆矣然以史記所採五篇覈之實有兼用古文者如肇十有二州不作兆尚書大傳作兆蠙珠臮魚不作玭暨說文弟一玉部玭重文蠙夏書玭從虫賓弟八禾部引虞書曰臮咎繇夏本紀索隱曰臮古暨字維箘輅枯不作簬楛說文弟五竹部簬引夏書曰惟箘簬楛重文輅古文簬弟六木部枯引夏書曰惟箘輅枯嶓冢導瀁不作漾說文十一水部漾重文瀁注古文从養漢書地理志作養思曰睿

不作容。尚書大傳作容漢五行志引經曰思曰睿應劭曰睿通也古文作睿志下引傳曰思心之不容容容皆今文不離于咎不作罹。困學紀聞引尚書大傳不罹於咎曰弗不作圖。詩齊風箋古文尚書以弗為圖高宗饗國五十五年。五十五亦與今本尚書異史記當是古文說偁本誤也不作百年。蔡邕石經高宗饗國百年皆古文之灼然可信者也。遷非經生而好釣奇故雜臚古今不肎專守一家。曾周公世家載金縢其前周公奔楚事。乃古文家說。其後成王改葬周公事。乃今文說。此其明證矣。

漢書地理志載古文禹貢

漢書地理志載禹貢一篇與史記夏本紀文字大異史記用今文漢書用古文也孟堅序云采獲舊聞考迹詩書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周官春秋下及戰國秦漢焉班志本注於山川之蹟與禹貢相應無異議者則直偁禹貢證之如潙翊褎德下所引是也或有不言所徵而其文實據禹貢者如會稽郡丹陽郡分言南江北江中江是也知者南江北江中江之名舍禹貢無它徵也又如引桑欽六事亦不偁禹貢而實係古文尚書說是也如桒木嶽陽衡章沛河宅土厥屮說文弟一屮古文或以爲艸字迺同維

𤅬縣絲達于泲大壄既豬說文十三里部野古文作壄赤戠禹貢釋文埴鄭作戠徐鄭王皆讀曰熾韋昭音試釋文引韋說出漢書音義是漢書本作戠顏師古本作埴非·盎夏狄周禮染人注引禹貢同是鄭本古文作狄泗瀕泉魚逌居篠簜史記作竹箭蓋今文天沱濝內錫濝漢盟豬青黎史記作青驪西頃鄷水逌同豬壄渠叟倍尾志江夏郡安陸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倍尾山嶓山道江逌同四奧既宅琹旅內總內銍內戛服所存古文最多文字見說文者皆古文左馮翊襄德引禹貢沱條荊山右扶風美陽引禹貢岐山宏農郡上雒引禹貢雒水河東郡濩澤引禹貢析城垣引禹貢王屋北屈引禹貢壺口河南郡穀成引禹貢瀍水東郡東武陽下引禹貢漯水南陽郡平氏

下引禹貢桐柏廬江郡尋陽下引禹貢九江山陽郡湖陵下引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菏沛陰郡下引禹貢菏澤成陽下引禹貢雷澤鉅鹿郡下鉅鹿引禹貢大陸澤恒山郡靈壽下引禹貢衛水上曲陽下引禹貢恒水泰山郡萊蕪下引禹貢汶水桑欽所言蒙山下引禹貢蒙山琅琊郡箕下引禹貢濰水東海郡祝其下引禹貢羽山蜀郡下引禹貢桓水郫下引禹貢江沱青衣下引禹貢蒙山湔氐道下引禹貢嶓山隴西郡氐道引禹貢養水首陽引禹貢鳥鼠同穴臨洮引禹貢西頃山西下引禹貢嶓冢天水郡冀下引禹貢朱圉山安定郡涇陽下引

禹貢涇水信都國信都下引禹貢絳水六安國安豐下引禹貢大別山長沙國湘南引禹貢衡山以上地理志所引禹貢凡三十三事又引古文十一事右扶風汧注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雍州山武功注大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敦物潁川郡崈高注古文以崈高爲外方山也江夏郡竟陵注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安陸注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倍尾山東海郡下邳注葛嶧山在西古文以爲嶧陽會稽郡吳注具區澤在西揚州藪古文以爲震澤豫章郡歷陵注傅易山傅易川在南古文以爲傅淺原武威郡武威注休

居澤在東北古文以爲豬野澤張掖郡居延注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十一事亦出禹貢則古文即謂古文尚書甚明而僞孔傳淺陋豬野三事尤爲古文之確證孟堅本注特加别識正以明此志前後徵引皆尚書古文異於他篇所引皆今尚書也又濟陰郡乘氏下言泗水琅邪郡朱虛下言汶水會稽郡吳下言南江在南東入海毗陵下言江在北東入海丹楊郡蕪湖下言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金城郡河關下言積石山右北平郡驪成下言大揭石山遼西郡絫縣言揭石水魯國卞下言泗水雖不備所出案其文亦是據禹貢爲

說又上黨郡屯留下引桑欽言絳水平原郡高唐下引桑欽言漯水泰山郡萊蕪下引桑欽言汶水丹陽郡陵陽下引桑欽言淮水張掖郡删丹下引桑欽言弱水中山國北新成下引桑欽言易水凡六事皆即桑君長說古文尚書語而亦不係禹貢者從可知也敦煌郡敦煌下又引杜林以爲古瓜州地此亦杜伯山說古文尚書語也惟平原郡鬲下一引平當以爲鬲津此必平當說今尚書禹貢九河語然則班氏引今尚書家與古文家說標識甚顯白矣其稱古文以爲者必古文先師說無疑古文家相傳述莫得其主名故不能如桑欽杜林之

直書其人也不言尚書若禹貢者上有所承省文也若通于河通于淮泗易逹爲通傳寫偶亂降水爲絳水信都國信都下上黨部屯留下則改讀始於桑欽禹貢正義云鄭以降讀爲降下江反聲轉爲共河內共縣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北近降水也周時國於此地者惡言降水改謂之共耳淇案地理志上黨郡屯留班本注云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然則易降爲絳自桑欽始也瑤琠釋文引盎一昭音貫此昭漢書音義說文弟王部瑱重文瑱注瑱或从貫均江海釋文治鄭本作松松當爲治禹本作均云均平據此古文本作松禹从漢志改則古文之或字不足以一二致疑段氏若膺堅執史記漢書引尚書悉用今文遂以地理志中之總合古文者盡斥爲後人改竄並古文十事明在禹貢者亦概目爲今古之異而謂非壁中之古文

殆不可憑也

白虎通義用今文尚書

今所傳白虎通義非完書就四十三篇及它書所援闕文考之凡引尚書無偁古文者逸書則偁尚書逸篇引尚書大傳近十餘條攷黜篇引書曰三年一攷少黜以地公羊傳隱公八年注三年一使三公黜陟疏云書傳文又路史發揮卷五引大傳曰再黜少以地似書傳文而字有脫漏否則書緯文漢人引緯多直偁爲經紼冕篇引書曰黼黻衣黃朱紼疑即今文顧命布乘黃朱之異文其宗族篇解尚書以親九族爲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與歐陽夏侯說而不從古文家上自高祖下至玄孫之說見詩葛藟正義左傳桓六年正義引五經異義喪服篇解尚書

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爲周公以王禮葬與尚書大傳符大傳文引見通鑑前編成王十一年又見漢書梅福傳注後漢書張奐傳注路史後紀卷十注又見後漢書周舉傳注引洪範五行傳而不從古文家周公弃楚之說見史記魯世家論衡感類篇然則白虎通引尚書悉用今文家明矣或曰後漢書賈逵傳言肅宗立特好古文尚書賈逵丁鴻皆治古文皆與議白虎觀何以知其不兼用古文也曰許叔重作五經異義於今尚書說古尚書說必加別識肅宗既好古文撰白虎通者儻用古文豈無別識以著其異哉攷後漢書言肅宗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賈逵入講北宫白虎觀南宫雲臺

然是時帝特使發出左氏大義長於二傳者而已未及尙書逵條奏左氏三十事則在元和二年據奏云改元正厤謂改建初九年爲元和元年及元和二年始用四分厤也蓋逵尤明左氏傳先已爲之解詁故也見本傳建初四年乃會諸儒於白虎觀講五經同異肅宗紀丁鴻傳著白虎通義儒林傳序逵以校書郎與議其後乃詔撰集歐陽大小夏侯尙書及古文同異選爲衞士令案楊終傳詔諸儒於白虎觀考論同異會終坐事繫獄校書郎班固賈逵表之終又上書自訟卽日貰出乃得與於白虎觀則是議白虎觀時逵方爲校書郎逵傳言撰集三家尙書及古文同異選爲衞士令明在議白虎觀之後矣丁鴻傳注引東觀記言逵以衞士令集議非也又其後建初八年乃詔諸儒選高才生受古文尙書當集議白虎觀時古文猶未用也丁鴻傳

年十三從桓榮受尚書榮傳歐陽尚書不言更受古文而楊倫傳言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被鴻爲司徒在安帝永光四年鴻其晚治古文與集議白虎觀者尚書博士止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見續漢百官志諸儒則賈逵通大夏侯尚書逵傳以大夏侯尚書教授丁鴻桓郁習歐陽尚書肅宗從郁受經稱制臨決宗旨可知而鴻又以才高論難最明本傳故白虎通於尚書悉用今文也逵鴻雖通古文尚書然逵嘗習毛詩左氏春秋矣左氏春秋又嘗於建初元年入講南北宮矣乃白虎通所引詩傳並用魯韓而無一語及毛詩宗族篇引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此必逸禮之文通典徑改作毛萇曰案詩湛露毛傳有

此語宗人作宗子然白虎通凡引經傳例無直書人名者通典改之誤矣嫁娶篇引傳曰陽倡陰和男行女隨出易緯乾鑿度詩鄭風丰序云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與此稍異非毛傳文也

所引春秋傳並出公羊間及穀梁必別識之而無一語及左氏三占從二理勢則然其於何書用今文猶是例也何疑焉

尙書亡逸篇說

仁和孫之騄輯尙書大傳召誥傳有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五句按此文出白虎通社稷篇稱尙書逸篇魏書及北史劉芳傳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並同則非書傳文明矣惟初學記及禮記郊特牲正義作尙書無逸篇無字誤衍或當作亡謂尙書篇數之亡逸者也古亡無通傳寫誤亡爲無白虎通爵篇引書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亦其例也今本尙書大傳毋逸傳有此文乃後人綴緝者羼入江處士聲尙書集注音疏堅執爲書無逸篇之佚句而以亡之與逸

二字有辨力詆合稱亡逸者爲妄段氏古文尙書撰異用其說然則大社惟松五句亦將緣初學記禮記正義之譌文入之尙書無逸篇乎且尙書大傳無逸作毋逸見困學紀聞卷二不作無字徧考諸書未有載尙書大傳引毋逸佚句者此何據也余友高郵王伯申曰白虎通引書無有舉篇名者不應於此忽亂其例斯言足以破惑

尚書大傳辨譌

尚書大傳南宋時已多佚脫今坊間盛行盧氏雅雨堂本譌漏不可勝舉如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乃尚書逸篇文見水經濁漳水注而誤入唐傳厥兆天子爵乃尚書逸篇文見白虎通爵篇而誤入毋逸傳太平御覽兵部三十五引白虎通曰戰者何謂也尚書大傳曰戰者憚驚之也又曰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衆起伐殺不義者所以强榦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以上並見御覽又曰以下仍是白虎通文見今本誅伐篇而誤入鮮誓傳困學紀聞云費誓說文作粊

史記作肦大傳作鮮度作刑以詰四方周禮注云度作詳刑案此大傳作鮮四字斷句度作刑以下又一事而誤連鮮度作刑以詰四方爲句入甫刑傳學禮帝入東學至化輯於下矣一段乃大戴禮保傅篇文注亦盧辯注而誤連宣王問於春子條入畧說補遺所採亦多誤毛詩生民正義偁上傳云下傳云皆謂毛傳又引五帝傳云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因之案此乃卽有邰家室句毛傳文疏五帝二字有譌而誤仍爲書大傳文逕應休璉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注引尚書大傳曰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鄭元曰四指爲扶下云扶音膚此三

字乃李善語而誤并爲鄭注毛詩文王正義書傳之美
太公言其翼佐文武身有殊勛世祚太公以表東海案
正義所偁書傳似泛舉傳記非謂伏生大傳盧學士文
弨續補遺載神農始治農功一條二十二字出楊泉物
理論容成作厤一條出世本並見藝文類聚卷五歲時
部下及御覽卷十六日者陽德之母一條十八字月羣
陰之宗一條十五字並出皇甫謐年厤見藝文類聚卷
一天部御覽天四湛濁爲地至故地者濁陰也一條三
句首句出神農書下二句出黃帝素問並見類聚卷六
地部分引河色黃赤一條二十五字出物理論見類聚

卷八水部上及御覽六十一往古之時至女媧殺黑龍以祭冀州一條二十一字出淮南子下引鄭注云冀州取地以爲名也云云三十一字乃釋名文並見類聚卷六州部兗南撫交阯一條見水經三十七淹水注惟首五字是大傳文其下於禹貢荆州之南云云十五字乃酈道元語洧盤之水出崦嵫山一條出禹大傳此別一古書見楚詞章句五年一朝一條見公羊傳桓元年注惟首四字疏云虞傳文其下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云云三十五字乃何休語文王受命四年伐昆夷一條見毛詩大雅譜正義惟首九字是大傳文下云采薇爲

伐見夷而作乃孔穎達語成王之幼在繈褓一條見毛詩斯干正義下云繈褓縛兒被也五字亦穎達語綴之以食而弗殄有放食放燕之禮也一條見毛詩角弓正義上句引禮記大傳下句則穎達語武王伐紂都洛邑未成陰寒大雪一條九十八字出金匱見類聚卷二雪部凡羣妃御見之法一條自首至望後反之七十八字乃周禮九嬪注文自凡進御君所至既御著于右手四十八字乃毛詩邶風靜女毛傳文自孔子曰日者天之明至使婦從夫放月紀二十九字亦周禮九嬪注文正義以爲出孝經援神契黃帝妃嫫母一條二十二字乃

列女傳文引見類聚十五后妃部夏刑大辟二百一條十八字乃周禮司刑注文而盧學士一切羼入書大傳孔廣林本據初學記帝王部增蒙冒與髮等五字而初學記無此文乃見北堂書鈔引帝王世紀又引周文王至磻溪云云亦據初學記武部漁然此乃尚書中候文初學記誤爲尚書大傳又如舜讓于德不怡惟刑之謐哉予欲聞五聲六律八音采政忽禹鐵榮播餧都破明都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天齊乎人假我一日以上雖系今文尚書然不宜與傳相亂其

采女則有逸罰句本尒疋注恐是引般庚或粊誓之文而小有誤今竟依邢疏斷爲今文粊誓曰敹乃獲斂乃阱引見周禮注下句亦引見說文攴部與古文也今竟依賈疏斷爲今文皆不足據其篇次之亂者如古者處師一條雜記正義引作洛誥傳五嶽視三公一條王制正義引作夏傳此本並入咎繇謨天子三公一條據考工記序工正義引鄭夏傳注云又古者天子三公一條儀禮經傳通解王制之戊引注云此夏時之官是兩文並在夏傳中而此本一入堯典傳一入太誓傳周以至動一條檀弓正義公羊傳隱元年疏並云畧說文

而此本大甘誓傳古之帝王必有大學小學一條王制正義引作周傳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一條毛詩瞻卬正義引作夏傳祭之爲察也一條御覽五百二十四引作周傳此本皆誤入畧說又說命傳似當爲册逸傳册佚其在高宗乃或諒陰三年不言武成傳似當爲牧誓傳今文牧誓載史記微子之命似當爲微子麥秀之歌當在行遯時作歸禾似當爲嘉禾大傳之序有嘉禾至所載鄭氏大傳注如下刑墨幪注幪音蒙三字又文選求賢良詔注及七命注之文八伯注八伯者據畿外八州畿內不置伯鄉遂之吏主之十九字乃鄭志答張逸問之文舞移離注詩云彼黍離離六字乃周

禮鞮鞻氏正義文。鰓魚魚刀注鰓字下夾注渠成切三字乃玉海王會解注後王伯厚語。商宗梁閣注閣讀如鶡鴒劃廬也八字乃禮記鄭注文。決關梁踰城郭而畧盜者其刑臏。一條注此二千五百罪之目畧也至閉于宮中三十九字乃周禮司刑注文。師乃鼓鼗譟注音符二字乃周禮大司馬釋文語。盧學士考異有旋機玉衡條。載別本有鄭注云轉運者為機持正者為衡案此乃鄭尚書注文。見文選李蕭遠運命論注。白魚入于舟中條。載別本有鄭注云燔魚以祭變禮也。亦鄭尚書注文。見後漢書杜篤傳注。四年楚侯衛條。載別本有鄭注云。

建侯衛是封衞侯云云五十四字乃毛詩邶風譜正義文遂踐奄條載毛詩正義引此云多方傳鄭有注云奄國在淮夷之旁云云三十字案毛詩破斧正義引書傳遂踐奄云云不言是多方傳邶風譜正義引書傳三年伐奄下引多方云云乃孔穎達引尚書及鄭君尚書注之文凡此皆舛繆之甚不可不亟正者也

八遷五遷辨

尙書序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釋文云八遷之書史唯見四正義據國語史記云契至成湯十四世八遷者商頌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商邱及今湯居亳事見經傳有此四遷其餘未聞僞孔傳言湯自商邱遷亳案自契至湯八遷若相土至湯竝不改都豈契至相土三世而有七遷耶必不然矣又盤庚云不常厥邑於今五邦書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又云仲丁遷于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圯于耿僞孔傳云自湯至盤庚五遷都盤庚治

亳殷孔疏云八遷五遷湯一人再數故班固云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其實止十二也馬融鄭康成王肅并數商邱亳囂相耿為五偽孔傳則云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我往居亳凡五徙國然鄭注謂祖乙去相居耿國為水所毀脩德以禦之不復從偽孔傳云圮於相遷於耿史記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以上諸說八遷惟得其四五遷則傳疏與諸儒異路史亦止云八遷可見者六蕃砥石商商邱鄭亳也五遷馬鄭王上及商亳傳疏下逮亳殷皆為疎漏案史記舜封契於商賜姓子氏中候握河紀云堯即政七十二年封稷契皋陶

賜姓號鄭君書注云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括地志云商州東八十里商洛縣本商邑禼所封也壽祺案卽今陝西商縣其地在華山南路史後紀十注契所封乃華陰鄭縣有欒都城故蕃邑也水經注引世本謂契居蕃是矣見水經卷十九注水經注云闞駰曰蕃在鄭西然則今欒城是路史國名紀三曰地有高山魯連子云在太華之陽此一遷也世本又云昭明居砥石見書帝告釐沃疏昭明契子砥石地今無考此二遷也路史後紀十注又引世本昭明復居商此三遷也左氏傳相土居商邱世本同相土昭明子商邱今

縣屬河南歸德府杜預云今梁國睢陽宋都是竹書紀年亦云夏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遷于商邱此四遷也紀年又云帝芒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徐文靖竹書統箋以此商侯爲子亥殷之號自此始世本亦云子亥遷殷可證史記冥生振卽子亥也何元子詩經世本古義以冥在河治水爲一遷非也盤庚疏云鄭以商自此號爲殷前未有殷名亦非此五遷也紀年孔甲九年殷侯復歸于商邱世本亦云孔甲復歸商邱統箋以爲此殷侯當是湯祖父主壬及主癸非也此六遷也紀年帝癸十五年商侯履遷于亳此七遷也續漢志魏郡鄴劉

注引帝王世紀云縣西南有上司馬殷太甲常居焉路史國名紀三云鄭上甲微居即桐也今湯陰有司馬泊司馬邨或云太甲蓋以鄭西桐有離宮商之墓地而繆以上甲爲大甲爾此八遷之事也五遷囂相耿見書紀年仲丁元年自亳遷于囂書疏引李氏云在陳留浚儀縣皇甫謐云仲丁自亳徙囂在河北也或曰今河南敖倉壽祺案或說亦見括地志史記作隞索隱曰隞亦作囂左氏傳宣十二年杜注云敖山在滎陽縣西北括地志云滎陽城殷之敖地也亦曰囂在敖山之陽山上有城秦置倉其中曰敖倉山括地志又云敖倉在滎澤縣

西北十五里路史國名紀四云秦之敖倉今鄭之滎澤穆天子傳鬻氏之隧郎傳薄狩于敖者今滎澤縣治在隋縣南五里則敖倉東南在今滎澤縣當二十里紀年又云河亶甲元年自囂遷于相偽孔傳相在河北水經廿三陰溝水注楚相縣虛荒今屬苦續漢志陳國苦春秋時曰相相有二左氏傳桓十五年注沛國相縣宋地也其一則河亶甲所居尚書釋文今魏郡有相縣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河亶甲都郡國志寰宇記竝同路史國名紀四云亶甲故城在安陽西北五里亶甲冢在城外西北隔洹水南

岸魏書道武幸鄴訪立州名崔光取亶甲居名之今爲河南彰德府地紀年又云祖乙元年自相遷于耿史記殷本紀耿作邢括地志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耿城故耿國也索隱曰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路史國名紀四云卽晉滅耿賜趙夙者左氏傳閔元年杜注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開皇之耿州卽爲邢故通典亦云祖乙遷邢是邢卽耿也開皇十六年改定陽爲耿州今屬絳州河津縣皇極經世云祖乙圮于耿徙居邢非也紀年又云祖乙二年圮于耿自耿遷于庇八年城庇其後祖辛開甲史記作沃甲祖丁皆居之

又南庚三年遷于奄郡國志曾國卽奄國左氏昭四年傳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曰商奄者或以商嘗遷此乎後陽甲居之又盤庚十四年自奄遷于北蒙曰殷殷本紀曰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書疏云亳殷卽是一都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殷在鄴南三十里束晳云尚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舊說以為居亳亳殷在河南孔子壁中書云將始宅殷與古文不同漢書項羽傳云洹水南殷墟上今安陽西有殷墟殷在河北與亳異也孔氏尚書正義駁之云洹水南有殷墟或當餘王居之非盤庚也案河亶甲居相相在

（今安陽洹水南有殷墟是亶甲所居也）盤庚治於亳殷紂滅在於朝歌則盤庚以後遷於河北蓋盤庚後王有從河南亳地遷於洹水之南後又遷於朝歌史記曰盤庚涉河南治亳後漢書文苑傳杜篤論都賦注引帝王世紀曰盤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水自祖辛以來耆淫不絕盤庚乃南渡河徙都於亳（鄭君書注云徙居湯舊都又云治於亳之殷地）然則考之紀年自湯至盤庚十九世凡七遷亳囂相耿庇奄殷也湯自商邱遷亳在夏帝癸十五年爲成湯元年及即位因居之歷太戊凡八世百七十五年開國定都久歷年所不宜以受命興王之地（毛詩元鳥箋云湯始居亳之殷地爲受命）并入五遷之數

書所謂五邦蓋斷自湯有天下後言之亳也相也耿也
庇也奄也是爲五遷路史云庇奄書所不載而世儒輒
以湯與盤庚之兩都足之誤矣或更以五遷皆出盤庚
尤妄至書傳疏幷數盤庚居亳時盤庚居奄方與臣民
謀徙且經文上言先王下言今不承於古安得以已之
欲遷充其數乎

三亳辨

路史云湯都南亳今南京穀熟高辛之都與葛鄰案高辛與湯之都並扗偃師非穀熟也路史誤亳有五一扗杜南先世之居路史注長安杜南有亳亭有湯水○案說文亳爲京兆杜陵亭史記集解徐廣曰京兆杜縣有亳亭一偃師西亳路史注屬西京或以此爲湯都誤水經注梁國二亳是矣案依國二亳當指穀熟與蒙路史注非偃師屬河內不屬梁國也而考城爲北亳路史注屬開封後隸拱州景亳薄是路史注漢薄縣屬山陽有景山亳城湯亭九域志景山在詹湯受命都之路史注古亳城在[illegible]城東北五十三里有湯葬亦有溉水盤庚從治一鄭地路史注左氏傳襄十一年盟處而譙弗預路史注今亳州譙郡近南亳○案漢沛郡譙縣後周武帝時始改置亳州今亳州屬潁州府漢山桑縣地亦屬沛郡唐天寶二年始置蒙城縣今亦屬潁州此與皇甫謐所言無涉水經注又引皇覽曰薄城北郭

東一二里平地有湯冢在漢屬扶風今徵之迴渠有湯池徵陌是也○案史記秦寧公本紀云二年伐湯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湯然則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爲秦所滅乃西戎之國葬於徵者非殷湯矣南北亳亦皆曰商路史注或以考城爲南亳安陽爲北亳杜謂景亳乃周地或以實三亳阪尹者妄壽祺按漢書地理志河南郡偃師縣有尸鄉殷湯所都而於梁沛陰山陽諸郡國皆不言湯都續漢志屬河南尹劉昭注引皇覽曰有湯亭有湯祠鄭君書注曰河南偃師縣有湯亭主班志說孔疏引尚書中候格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在洛是指偃師在洛西也續漢志河南尹鞏縣劉注又引左氏傳商湯有景亳之命杜預曰鞏縣西南有湯亭按今河南府偃師鞏二縣

鄰接鞏縣之湯都即偃師之亳也湯之創業始於景亳故曰朕哉自亳後遷居嚳墟亦名爲亳亳本帝嚳之墟在禹貢豫州河洛之間即偃師尸鄉也書有帝告釐沃告即嚳者文書序言從先王居是湯有天下實遷居偃師而皇甫謐則云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按地理志葛今梁國寧陵之葛鄉是也寧陵去偃師八百里而使亳衆爲耕童子饋食非其理也皇甫謐說見水經二十三汳水注又見尚書疏今梁國有二亳南亳在穀熟北亳在蒙非偃師也盤庚治亳殷偃師是也然則殷有三亳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穀熟爲南亳即湯都也蒙爲北亳即景亳是湯所

受命也偃師爲西亳卽盤庚所徙也立政曰三亳阪尹是也以上見續漢郡國志注　案謐言三亳小顏漢書注羅苹路史注已糾之考湯及盤庚所都唯有偃師與蒙若穀熟獨自謐言之不足信也據紀年盤庚遷於北蒙曰殷則明在北亳而非西亳謐言誤矣又續漢志云梁國薄縣湯所都劉注引杜預曰梁國蒙縣西北有薄城城中有湯冢其西又有微子冢左氏傳莊十二年蒙澤注作亳城續志注引杜語作薄亳薄二字通微子杜注作箕子　臣瓚於前漢志山陽薄縣下云湯所都又曰湯居亳今济陰亳縣是也水經汳水注引闞駰語以爲湯都　今薄有湯冢已氏有伊尹冢皆相近孔冲遠歷引諸說疑不能辨

今按蒙穀熟古但名高與不名亳薄縣者漢本屬山陽郡後漢又分其地置蒙穀熟與薄並改屬梁國漢薄蒙穀熟故城在今夏邑永城二縣晉又改薄爲亳且改屬沛陰皇甫謐杜預臣瓚司馬彪皆晉人諸家所云本一說也但謐言穀熟爲南亳失之不經言湯與盤庚所都又失其實水經注汳水睢水二篇言北亳南亳亦沿謐說班志云宋地今之沛梁楚山陽沛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又云昔堯作游成陽舜漁雷澤湯止於亳是以此爲湯游息之處也然則湯實都偃師其蒙縣劉昭云湯所盟處蓋湯爲諸侯時居之盤庚亦徙居之謐以湯都南

亳不都西亳又謬矣師古於偃師下注引劉向云殷湯無葬處以折臣瓚湯冢之說而於山陽薄縣下復采瓚注按元和志云亳薄字異義同案管子輕重篇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墨子非攻下湯奉桀衆以克有屬諸侯於薄周書殷祝解湯放桀而復薄荀子議兵篇古者湯以薄武王以滈尚書大傳亳皆爲薄呂氏春秋卷十八愼大篇曰湯嘗約於郼薄案廣韻郼殷國名呂覽高誘注讀如衣今兖州人謂殷氏皆曰衣愼勢篇同又禮記中庸鄭注殷讀如衣今姓有衣者殷之胄與路史謂郼郎殷非也水經注二十三汳水引皇覽曰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郭去縣三里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也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史御長卿按行水災因行湯冢然則諸家之言以湯嘗止於亳指實其

處而穀熟與蒙不得分爲二亳也杜預亦兼存偃師其意止有東西二亳故以商頌景亳爲周地也三亳當如鄭君書注謂遷亳之民而分爲三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是酈道元水經汳水注張守節史記正義嚴粲詩緝並謂湯自南亳遷西亳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樂史太平寰宇記歐陽忞輿地廣記並謂穀熟爲湯都皆本之皇甫謐謐之前無爲是言者路史雖糾謐妄猶不免爲謐所欺也按隋唐之宋州宋之應天府即今河南歸德府水經注大蒙城水經汳水注汳水又東逕蒙縣故城北俗謂之小蒙城汳水又東逕大蒙城北自古不聞有二蒙疑即蒙亳也所謂景亳爲杜亳矣在今歸德府高邱縣北四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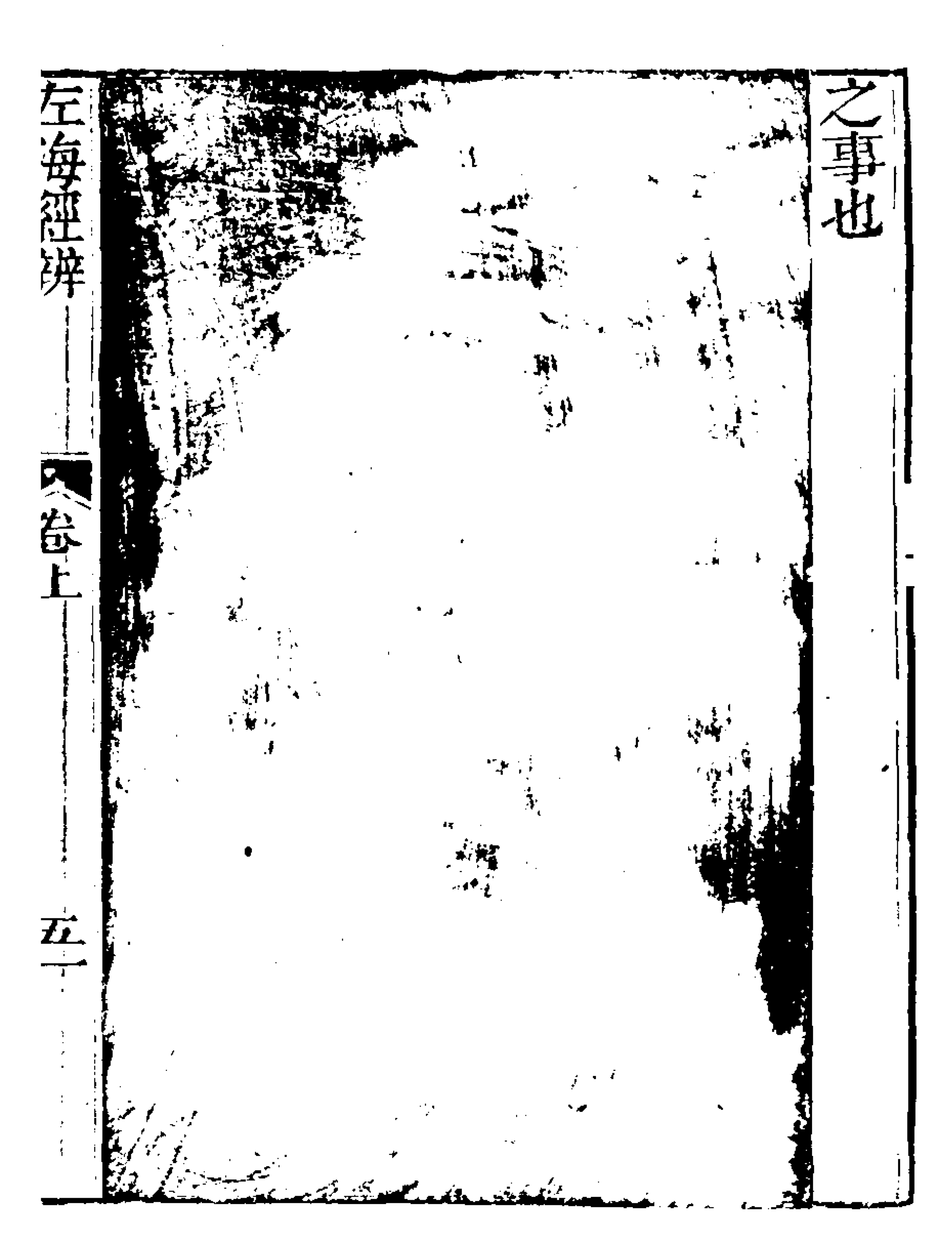
里穀熟故城在今高邱縣東南四十里若如謐言商丘偃師相去七八百里蒙穀熟相去止數十里奈何強充分以充二毫之數乎

史記高祖本紀正義曰盤庚國殷中之地改商爲殷在商州安陽縣即北蒙殷虛王伯厚地理通釋據之非也河亶甲始居相祖乙始自相遷耿故世以朝歌北爲殷墟盤庚所徙北蒙在蒙縣也紀年云武乙三年自殷遷於河北案此與史記殷本紀合十五年自河北遷於沬案此路史系之武丁從水經卷九淇水注酈道元說路史國名紀云在朝歌故城南詩沬之鄉者近紂都水經注紂都在冀州大陸之野即此紀年又云文丁元年王

郎位居殷附注自沫歸殷邑紀年又於帝辛帝乙皆云居殷路史引帝王世紀曰帝乙復濟河北徙朝歌路史引以爲武乙則自帝乙而後遂名朝歌爲殷矣帝王世紀曰紂自朝歌北築沙邱臺史記正義曰紀年自盤庚徙殷二百五十二年更不徙都紂時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據邯鄲及沙邱皆爲離宮別館然紂所居殷乃帝乙徙朝歌地也以爲盤庚之殷殊誤朝歌兩漢志並屬河內郡云紂所都按今衛輝府淇縣是漢志云南有牧野水經注引應氏地理風俗記曰河內殷國也周名曰南陽路史注引相州圖經云安陽紂都也在淇洹之閒所謂北

蒙戰國策所謂紂兵左飲淇右飲洹者又云庚丁徙河北號北殷地即殷墟在相之安陽西有溵水北去朝歌百三十里路史注南去鄴三十里史記項羽傳洹水南殷墟是河北也有殷城案水經卷九沁水注引述征記河內懷有殷城元和志在武陟東南十里殷王卬治之考紀年秦伐鄭次於懷城殷殷之爲名久矣晉之殷州水經九沁水注劉聰以郭默爲殷州刺史建中復爲溵州路史注建中二年以陳之溵水置貞元二年廢元和十二年復立○案此陳州商水縣秦置溵強縣漢改曰㶏彊隋改爲溵水唐名溵州宋改商水　唐又置殷州今衛輝府獲嘉縣地路史云自盤庚至紂復五遷盤庚蒙　武丁洙自洙徂亳庚丁徙河北　武丁徙朝歌世不知矣然所數庚丁一徙與史記紀年皆不合未詳何據韋昭楚語注又謂武丁遷於河內從河內往亳都此盤庚以後遷都

之事也



辨儀禮喪服經傳鄭注二事

欽孝廉方正程瑤田撰喪服文足徵記疏通經傳多窮極精微之指惟大功章二事意所未安謹辨明之亦程氏不阿好鄭君之義也

一事大夫之妾所爲服

舊本喪服大功章經傳

經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舊本無下言以下二十一字據鄭注知之

鄭康成考定經傳

經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

經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鄭本下訂以下二十一字在註中

今本經傳鄭注

經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注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指謂此也。妾爲君之長子亦三年。自爲其子期。異於女君也。士之妾爲君之衆子亦期

經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注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言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注此不辭卽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見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

今考定經傳鄭注

經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鄭注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指謂此也妾爲君之長子亦三年自爲其子期異於女君也士之妾爲君之衆子亦期

經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鄭注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

自服其私親也此不辭卽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見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將及時也

壽祺謹案鄭君於喪服大功分此章爲二以大夫之妾所爲服爲一等女子子嫁者未嫁者所爲服爲一等注中兩引傳文皆止於得與女君同其下言以下二十一字非傳乃鄭注述舊讀之詞傳寫誤與傳亂耳鄭下經注云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

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此注三十二字當退在傳下卽繼以下言二十一字並屬舊讀蓋上言爲君黨下言爲私親黨文義相承不可割截下又繼之曰此不辭卽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此鄭破舊讀之意謂誤在舊讀不在傳也假令下言二十一字是傳文則傳故以妾貫三等之服所云爲君之黨實兼二等不得專屬上經君之庶子鄭何以不斥傳誤轉指爲文爛在下乎賈公彥疏云下言二字謂妾遂自服其私親也九字既非子夏自著又非舊讀者自安必是鄭君置之賈氏所見鄭本已譌故說亦不了程氏喪服文

足徵記乃謂傳實有此二十一字而鄭意以爲衍文傳果有此文安得爲衍且與文爛之語何自相戾也鄭注本無一字斥傳橫加此言得無誣乎又注云此不辭者鄭以私親不言其爲不辭故下引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明之此鄭舉經非私親不言其之例程氏乃謂鄭斥傳下言二字爲不辭亦非鄭意也雖然經例固有正親而言其者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庶子爲其昆弟之長殤是也亦有私親而不言其者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是也此經以大夫之妾建首其下一爲君黨一爲私親黨

分别截然鄭君必以不言其為不辭亦固矣程氏女子決無逆降之辨吾蓋有取焉

二事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所爲服

舊本喪服大功章經傳

經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經昆弟

經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

鄭注考定經傳

經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注言從乎大夫而降則於父卒如國人也昆弟庶昆弟也舊讀昆弟在下其於厭降之義宜蒙此傳也是以上而同之父所不降謂適也

經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注皆者言其互相爲服尊同則不相降其爲士者降在小功適子爲之亦如之

徐氏讀禮通考程氏喪服文足徵記皆以昆弟宜

依舊讀在下謂大夫為子爲士者大功大夫之子爲昆弟爲大夫者期兩相互見不必重出而程氏之辨尤長今先考喪服經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庶子所爲服次考昆弟之服具錄如左而後正之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庶子所爲服之等差

喪服經不杖期章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

殤大功章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

成人大功章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注子謂庶子。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

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

殤小功章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

成人小功章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注從父昆弟及庶孫亦謂爲士者。

一　昆弟之服之等差

喪服經不杖期章昆弟。大夫之子爲昆弟爲大夫者。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

殤大功章昆弟之長殤中殤。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

成人大功章大夫爲子昆弟爲士者。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昆弟。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注其爲士者降在大功適子爲之亦如之　從父昆弟。爲人後者。爲其昆弟。

殤小功章昆弟之下殤。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之長殤。注謂爲士

者君不仕者也。云公之昆弟爲庶子之長殤則知公之昆弟猶大夫。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

成人小功章從祖昆弟。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注從父昆弟亦謂爲士者。

緦麻章族昆弟。從祖昆弟之長殤。從父昆弟之下殤

壽祺謹案喪服大功章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昆弟二字由鄭君始移傳上與母妻相屬程氏以爲宜依舊讀在下然下經卽云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文義明承二庶言之若加昆弟二字於其上

則贅甚而於皆爲之文轉相隔閡且所服者從父昆弟其爲之服者自視亦從父昆弟也惡得復冠以昆弟之文此誠不辭矣昆弟相爲辭一而已經有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此繫大夫言之不曰庶昆弟爲適昆弟也有公之昆弟爲其昆弟之長殤此別於父在之稱繫公言之不曰昆弟爲其昆弟也今爲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而復冠以昆弟然則不杖期章之昆弟可曰昆弟爲昆弟乎大功章之從父昆弟可曰昆弟爲從父昆弟乎小功章之從祖昆弟可曰昆弟爲從祖昆弟乎緦麻章之族昆弟可曰昆弟爲族昆弟乎吾有以知其必不通矣

夫互見互省之例經多有之然審覈終篇又不可盡拘經著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三者之爲服最備請比而觀之不杖期章曰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殤大功章曰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殤小功章曰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此庶子爲適昆弟之服之從乎大夫者經具詳之未嘗互省也不杖期章不特言大夫爲適子者適子之服上下同之也成人大功章有大夫爲子昆弟爲士者之服不杖期章有大夫之子爲昆弟爲大夫者之服殤小功章有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之長殤之

服此三章程氏所謂互見者也今攷大夫爲庶子爲士者大功爲庶子之長殤小功其爲庶子爲大夫者之服不見傳曰尊同則得服其親服已明之矣而大夫之子爲昆弟爲大夫者不杖期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昆弟大功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昆弟之長殤小功則是庶昆弟之服成人及殤等差悉具其從乎大夫而降者亦益明此與庶子爲適昆弟之服諸條其例正同胡爲必以互省爲是而以各見爲非也且大功章大夫條不杖期章大夫之子條此兩章所互見唯大夫爲昆弟爲士者與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爲大夫者一等

耳若大夫之世父母叔父母於其子爲從祖父母其通服在小功章大夫之子其子與昆弟之子於大夫皆爲庶孫其服亦在小功章前兩章中不能互見也至於大功章著大夫爲昆弟之子爲士者又著二庶爲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小功章又著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爲士者是從父昆弟之服之從乎大夫者經未嘗互省也不杖期章著大夫之子爲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命婦者大功章又著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大夫者小功章又著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殤小功章又

著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是姑姊妹女子子之服之從乎大夫者經未嘗互省也然則獨庶昆弟之服之從乎大夫者胡爲必以互省爲是而以各見爲非乎故蒙謂經之昆弟二字宜上同而不可下同程氏之言失之矣問者曰如是則舊讀誤與答曰鄭注但云昆弟舊讀在下賈疏亦但云馬融等抽之在傳下而不言舊屬皆爲其從父昆弟之上是舊讀昆弟在下亦必係專條立文決非連綴皆爲二字之上合而爲一也自宋以來馬融等舊本禮經已亡學者惟見鄭君更易之本遂不察而以俗讀之誤合者爲舊

讀矣昆弟已見不杖期章此繫二庶文重出而義各殊如齊衰三月章大夫爲宗子舊君兩條舊君亦見上經文重而義異與此二庶之爲昆弟一例也二庶之母妻爲私親而昆弟非私親故厭降之義傳於母妻發之不於昆弟發之諸侯大夫之厭降其妾與庶婦不見於經而大夫降其庶子已見大功章故傳於二庶之母妻詳之於昆弟則畧而不言也明乎此則昆弟二字從舊讀可從鄭讀亦可而如俗讀連綴下條則詞義違戾九經所必無之文法不可以厚誣古人審矣

庶子爲父後其妻爲本舅姑服說

通典庶子爲父後其妻爲本舅姑服議晉賀循云庶子爲父後爲其母緦麻三月庶子之妻自如常服尊所不降也孔瑚問虞喜曰愚謂庶子之妻不得如禮服其私親者以爲身爲宗主奉修祭祀以别尊卑故也凡婦服夫黨皆降一等唯公子厭至尊故其妻從輕而服重盡禮於皇姑不得以公子爲例喜答曰庶子爲父後厭於承重不得申其私情故爲所生服緦麻其婦當依公子之妻盡禮皇姑從輕服重不繫於夫哀帝興寧中哀靖皇后有章太妃之喪尚書奏至尊緦麻皇后齊衰朞周

禮舅不厭婦故得以本服碁母遂駁公子不繼祖禰故妻得申皇姑夫人致齋而會於太廟后服不宜踰至尊亦當緦麻也壽祺謹案庶子承重故降其母緦妻雖有共祭之文而無承重之義則爲皇姑何不得伸之有如妻有私親服亦不當共祭爲皇姑可知也凡婦服夫黨降一等不聞於巳降者而再降之也夫雖降服臨之以姑則婦不得以從降爲義從輕服重本不繫夫以卑承尊豈宜隆婦不厭於舅卽不厭於祖禰存且得伸死又何厭爲公子之妻尙得盡禮皇姑爲繼祖禰者之妻轉令降其本服是母之所伸於子者少而所詘於婦者多

豈聖人所以因名制禮之意乎賀循虞喜之說得之惜其引例猶未能盡也然而賢於孔瑚綦毋邃遠矣

始禘終禘辨

禮記王制正義云鄭注云三年喪畢祫於太祖廟明年春禘於羣廟元儒吳氏曰見有禘於其廟之文者謂練時遷主遞廟新死者當禘祭於其廟以安之故鄭人云廟用脩注云謂始禘時左氏說禘在既期之後然則禘於其廟在於練時而元鳥箋云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者鄭將練禘總就喪畢祫於太祖而言之其實禘廟在練時也熊氏一說謂三年除喪特禘新死者於廟未知然否周禮鬯人賈疏云始禘者謂練祭後遷廟時以其宗廟之祭從自始死以來無祭今爲遷廟以新死者木主入

廟特爲此祭故云始禘時以三年喪畢明年春禘爲終故云始也鄭知禘遷廟在練時者案文二年穀梁傳云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是時木主新入廟禘祭之是以左氏說凡君甍祔而作主特祀主於寢畢三時之祭朞年然後烝嘗禘於廟許慎云左氏說與禮同鄭無駮明用此禮鄭義與穀梁傳合賈服以爲三年終禘遭烝嘗則行祭禮與前解違非鄭義也壽祺案疏家謂禮有始禘有終禘既朞練後之始禘義見周禮鬯人穀梁傳三年喪畢之終禘義見左氏說二者各不相蒙然攷通典吉禘祫晉博士

祫禘議引春秋左氏傳曰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許愼舊說曰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大廟以致新死者也王制正義載熊氏一說卽賈服許之說無所謂朞年禘祭也周禮鬯人亦無禘祭明文鄭君注周禮大宗伯禮記王制皆以三年終禘爲魯禮毛詩商頌正義以爲鄭箋誤者君喪以下亦謂魯禮也周禮疏禮記正義兩引元鳥箋喪三年旣畢之下皆誤多禘於其廟四字是以孔疏緣此謂鄭將練禘總就喪畢祫於太祖而言之賈疏緣此引左氏說烝嘗禘於廟之上羼入期年二字皆傳會曲說也陸德明毛詩音義於元鳥箋

附載一本祫於太祖之上更有禘於其廟四字云前祫後禘是前本兩禘夾一祫是後本毛詩元鳥正義云此箋或云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於太祖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其文誤也禮注及志皆無此言案禮注謂禮記王制注志謂鄭君禘祫志則此不當獨有也定本亦無此文詩疏駁正最明今俗本毛詩箋仍有禘於其廟四字當删

祭感生帝解

或問鄭康成注禮感生帝之說信乎答曰禮記喪服小記大傳並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注喪服小記曰禘大祭也始祖感天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注大傳曰大祭曰禘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矩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葢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謹案鄭君之義禘郊異祭禘以譽配郊以后稷配禮記注以禘爲郊緣二者天祭故正月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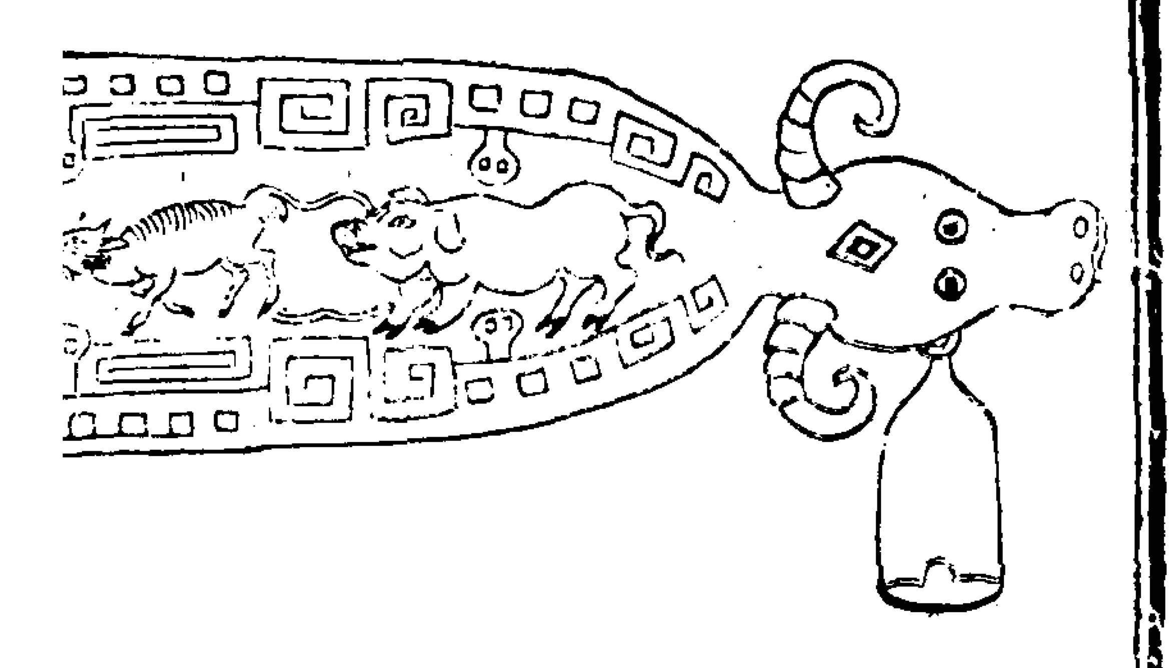
穀之郊祭感生帝者亦得名禘也而周官大司樂注又引大傳曰王者必禘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嚳配之其言與禮記注違異疑有脫誤郊特牲正義述王肅難鄭數事但舉以大傳之禘施之於郊而不舉以禘所自出施之於圜丘則周官注殆失其舊與漢書韋玄成傳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議稱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所偁祭義之文與喪服小記同謂禘爲祭天鄭說實出於此荀子禮論大戴記禮三本皆曰王者天太祖蓋周秦先師相傳古義不可廢也五經異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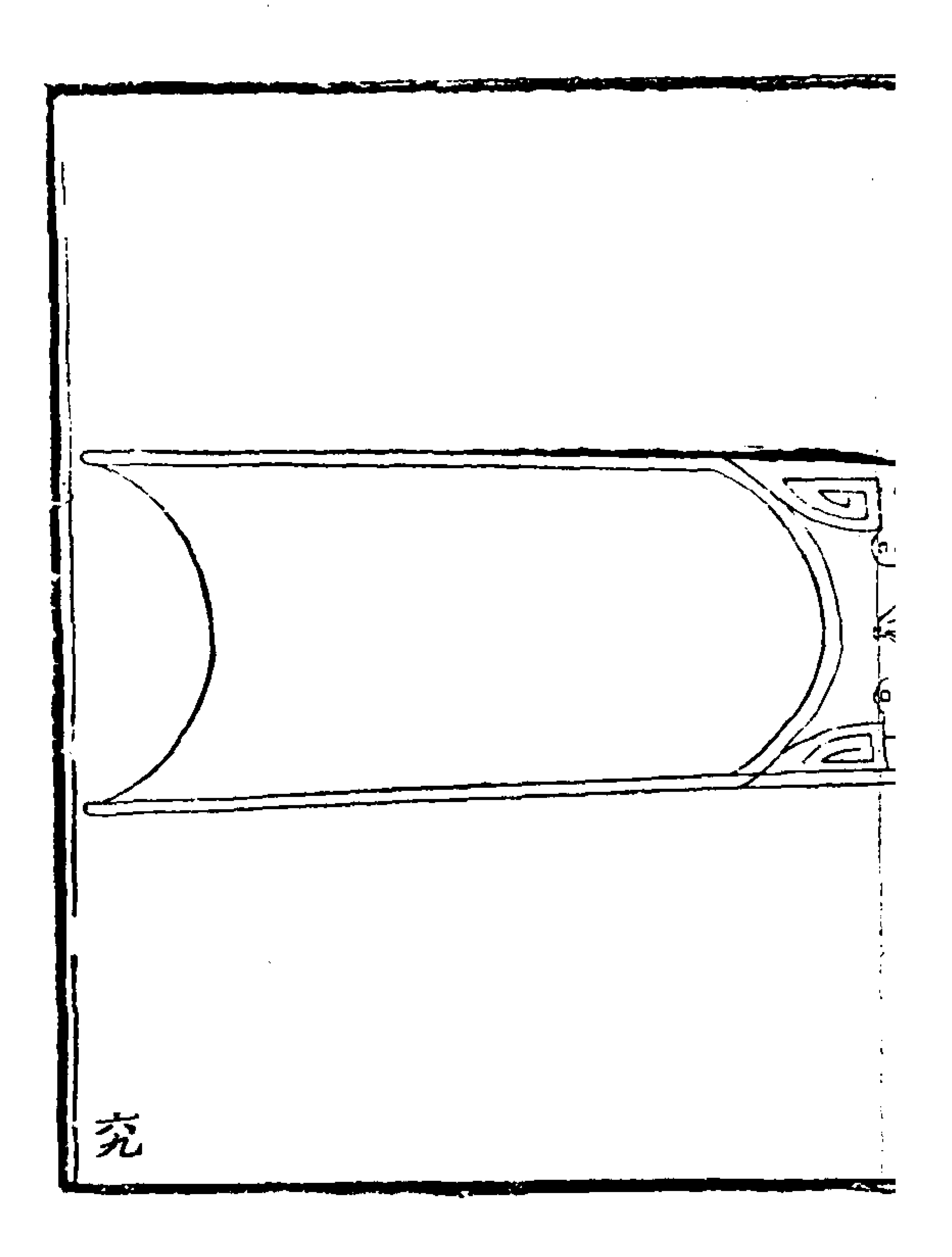
曰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鄭駁曰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謂娀簡吞鳦子生契是聖人感生見於經之明文劉媼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耶且夫蒲盧之氣嫗煦桑蟲成爲已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此鄭發明感生之義也案毛詩生民曰履帝武敏歆箋曰帝上帝也是與上帝不寍上帝居歆倆名無二同謂天帝魯頌閟宮曰上帝是依箋曰依依其身也經言后稷感生之事昭昭矣

自河圖尙書中候稷起苗與及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史記周本紀司馬遷說三代世表褚先生說皆本之經非有誣妄鄭學之徒王基馬昭孫毓張融等反覆推明咸得厥指且周人立閟宮以祀姜嫄大司樂舞大濩以享先妣舊典無文猶掤舉之而不爲異南郊之祀感生帝又何多怪或曰前乎周人有諸乎曰禮記月令注以伏羲爲蒼精之君正義曰傳言母華胥履大人之跡生伏羲於成紀則其感生之帝亦靈威仰也易曰帝出乎震此之謂也禮記大傳正義曰師說引河圖云堯赤精舜黃禹白湯黑文王蒼元命包云夏白帝之子殷黑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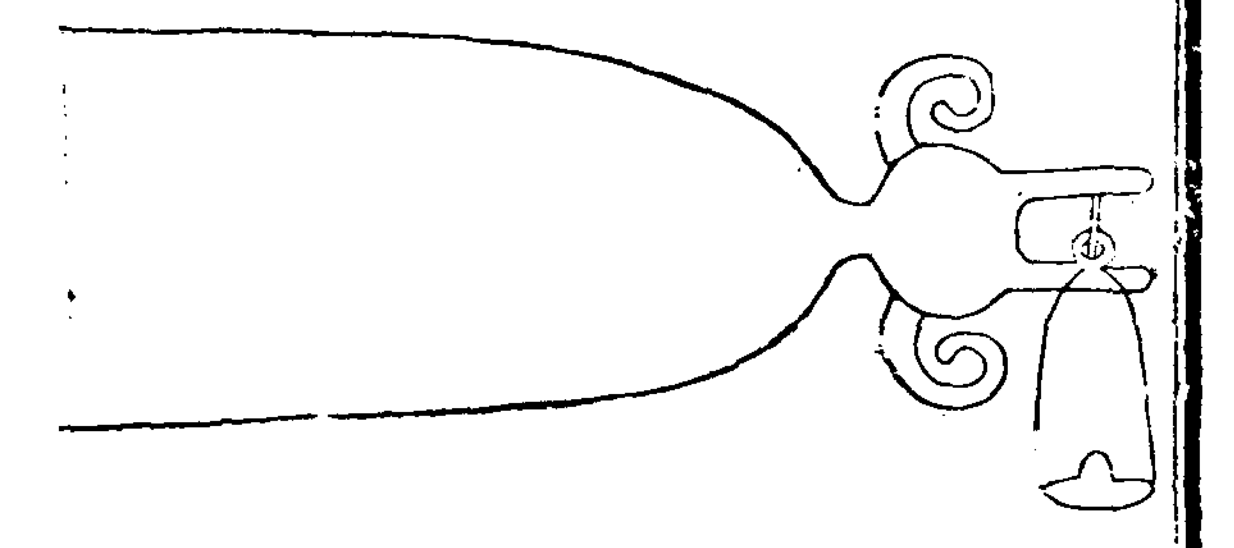
之子周蒼帝之子毛詩商頌序長發大禘也箋曰大禘郊祭天也引禮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證之其詩曰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箋曰帝黑帝也正義曰商是水德黑帝之精故云黑帝謂汁光紀也此商祭感生帝之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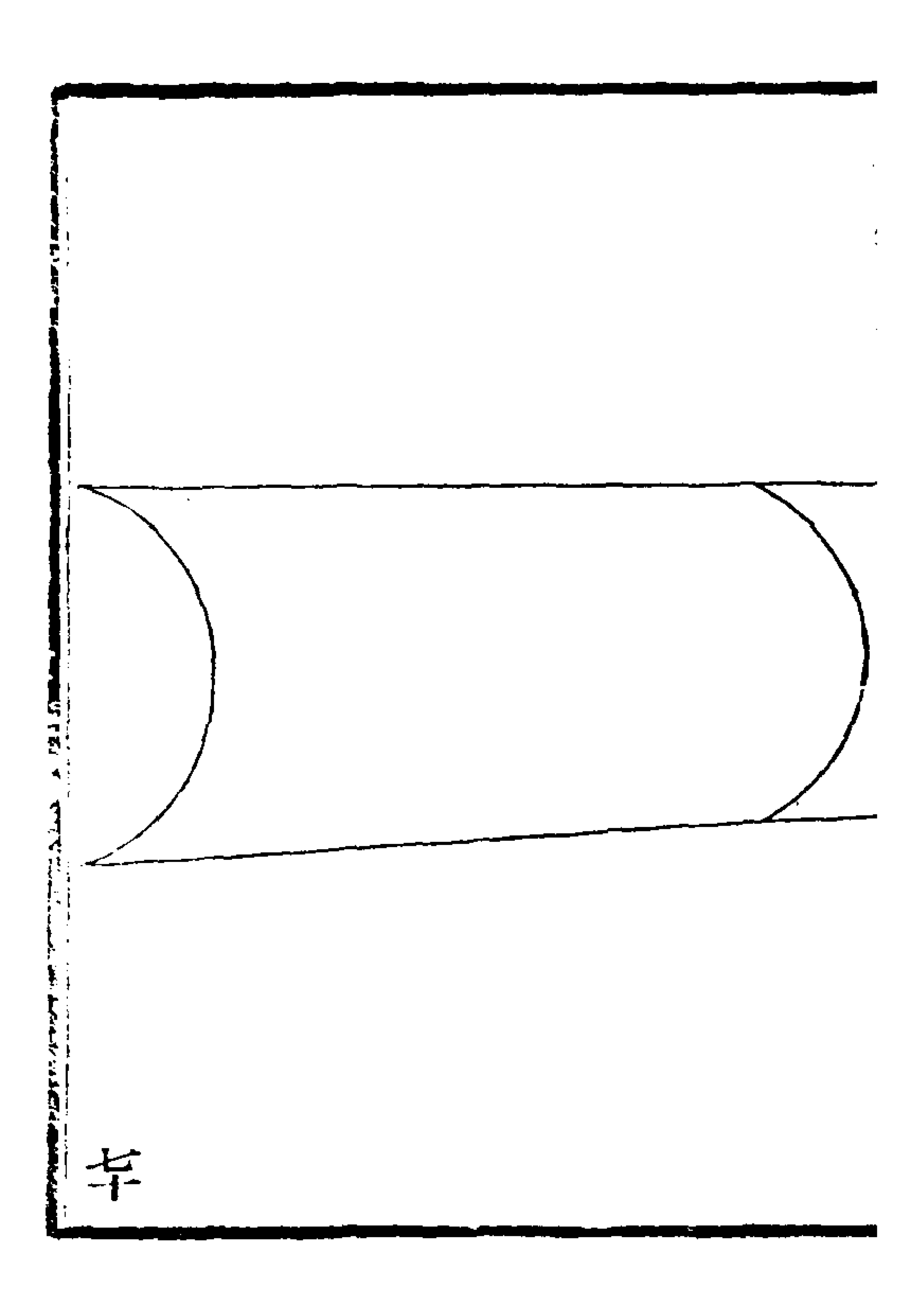
古鍘柶圖裏





古錭柶圖表





古銅柶圖說

右銅器以建初慮俿尺校之長尺有一寸五分擸長五寸一分强博二寸五分深八分柄長四寸五分厚一分强銳其端柄之兩旁爲雷回紋中央立羊一立豕一皆向擸其端之外爲牛首仰而迤高二寸豕大於羊牛首又倍之牛頷下有梁繫小鈴圍二寸一分并紐徑一寸四分金石書皆不載是物攷之禮經所謂柶是也鄭君儀禮士冠禮注云柶狀如匕是柶與匕二物說文解字云柶匕也周官玉府鄭注云角柶角匕也葢二物亦通名聶司業三禮圖引舊圖云疏匕長二尺四寸葉長八

寸博三寸。柶長尺擸博三寸。曲柄長六寸。漆赤中及柄端。二器長短異矣。禮記喪大記孔氏正義云。柶長六寸。兩頭屈曲。此用以楔齒。故短。梁阮二氏舊圖。柶爲勺形。聶氏因之。案有司徹鄭注云。疏匕。挑匕。狀如飯操（操聶氏三禮圖作桑音鍫）柶既如匕。何以匕直而柶曲。今此器體直而柄端少曲。實與匕近。非勺形。孔氏兩頭屈曲之說亦失之。柶施於醴。亦施於鉶。醴有糟。鉶有菜。故以柶扱之。士冠士昏醴柶。皆用角。士喪醴柶用木。楔齒用角柶。而公食大夫少牢饋食鉶柶不言其材。陳博士禮書疑亦角爲之。案柶字从木。而禮有角柶。取其滑也。今此器乃銅盍

賓祭與冠昏喪異宜且天子諸侯與大夫士異制如鐙从金即金豆而爾雅瓦豆謂之登槅本从木而後世以瓦故从缶作[illegible]簋簋本从竹而所傳叔郭父簋伯考父簋宋公賓簋皆以銅爲之此其證也禮器鬱勺爲龍頭疏七柄刻畫雲氣柶之作天問古者鼎彝敦簋之屬多以三物爲飾少牢饋食禮鄭注云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此器刻三牲盡公今之大夫之鉶柶也易言之士冠禮賓醴冠者士昏禮女父醴使者舅姑醴婦聘禮主君禮賓授醴者皆加柶受醴者皆以柶祭醴三坐啐醴建柶興建士冠禮作捷音義捷又作插又作扱士冠禮注醴賓不用柶沛其醴案經無禮不用柶之文鄭依內則

言之似未確祭醴三者士昏記所謂始扱一祭又扱再祭也聘禮記亦云然醴柶不必飾三牲則此器於祭醴無施也士虞禮曰祭鉶嘗鉶士虞記曰鉶芼用苦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荁有柶少牢饋食禮曰上佐食羞兩鉶羊鉶豕鉶皆芼皆有柶尸扱以柶祭羊鉶遂以祭豕鉶嘗羊鉶有司徹曰尸坐以羊鉶之柶祭羊鉶遂以挹豕鉶挹石經作扱祭于豆祭案祭鉶在饋孰時尸隋祭而未飯主人羞所俎之後然宗廟之事鉶各有柶不宜一器而飾三牲則此器於饋食之祭亦無施也惟公食大夫禮宰夫設鉶四于豆西東上牛以西羊羊南豕豕以東牛賓捝手扱上

鉶以柶辯擩之止鉶之間祭案凡祭皆於籩豆之間或上豆之間此獨言上鉶之間賈氏疏謂著其異於餘者是也公食大夫記曰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公食大夫有四鉶牛二羊一豕一上鉶者牛鉶也辯擩則及羊鉶豕鉶鉶有四而扱上鉶辯擩惟有一柶賈氏疏謂優賓故用一柶而已少牢二鉶祭神故宜各有柶是也一柶而施於四鉶故此器柄端三牲之飾所以尚象則宜斷爲公食大夫祭鉶之器柄端牛領有鈴猶刀之有鸞義貴聲和鉶羹以和五味爲美故扱鉶之器取焉聶氏云鉶柶亦宜如疏匕淺升爲之方得扱鉶芼之湆以

祭醴柶葉又淺於鉶柶。今此器柄葉長短與聶圖相近。而深不及寸。則鉶柶亦淺矣。授柶之法有面葉有面枋儀禮古文葉爲擖今文枋爲柄擖即擸字士冠士昏贊者酌醴皆面葉。賓與主人受醴皆面枋。聘禮宰夫與公授醴皆面枋。賓啐醴則尚擸祭。鉶則少牢饋食之尸公食大夫之賓皆自取柶。蓋禮遠者授近者不授也。公食大夫禮賓祭黍稷祭胏祭庶羞之大皆贊者授之祭豆以柶祭鉶祭飲酒祭粱稻皆自取之少牢饋食禮尸祭黍稷祭牢胏祭牢幹祭魚祭腊肩祭牢骼祭牢肩皆上佐食授之舉之祭豆以柶祭鉶皆自取之禮家不得古人之象。名存而實亡。董彥遠謂漢世古器未出。宜不得考其制。自韋昭之解方鼎。劉杳之釋犧尊。尚未能盡合於古。況他人乎

得此。乃見三代法物之遺。可補禮注之闕。而訂舊圖之誤。巡撫蕭山王公出以示壽祺。命攷之。謹據禮經。爲圖說以復如此。

饗禮攷

周禮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又曰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鄭康成注曰言其特來聘問待之禮如其爲介時也

春秋左氏傳宣公十六年曰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杜預注曰烝升也升殽於俎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所以示恭儉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也孔穎達正義曰折俎卽殽烝是也言

諸侯親來則爲之設享又設宴享用體薦宴有折俎若使卿來雖爲設享仍用公之燕法亦用折俎是王室待賓之禮也　周語王召士季曰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殽烝今女非它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修舊德以奬王室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飫禘焉忠非親禮而干舊職以亂前好　又曰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龢協典禮以示民訓則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籩脩其簠簋奉其犧象出其尊彝陳其鼎俎淨其巾冪敬其祓除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

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韋昭注曰全烝全升牲體而升之也凡郊禘皆血腥也王天子公諸侯也禮之立成者爲飫房大俎也詩云籩豆大房謂半解其體升之房也殽烝升體解節折之俎謂之折俎也又曰籩竹器容四升其實棗栗糗餌之屬簋簠黍稷之器犧犧尊飾以犧象象尊以象骨爲之飾尊彝皆受酒之器俎設於左牛豕爲一列魚腊腸胃爲二列膚特於東巾幂所以覆尊彝祓除猶掃除也加豆謂既食之後所加之豆也其實芹菹菟醢之屬酬報也聘有酬賓束帛之禮其宴束帛爲好謂之宴貨

杜佑通典曰周制諸侯遣使聘天子皆以卿爲使大夫爲上介士爲衆介行聘明日發幣於公卿然後受饗受燕而還

講禮謹案饗禮久亡經典閒言大饗而諸侯卿大夫士相爲國客之禮皆不備乾隆中秀水諸侍讀錦作補饗禮條理猶疎今以經傳參校之

周禮大宗伯曰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鄭注賓客謂朝聘者賈疏曰此饗燕謂上公三饗三燕侯伯再饗再燕子男一饗一燕饗亨大牢以飲賓獻依命數在廟行之燕者其牲狗行一獻四舉旅降脫屨升坐無算爵

以辭爲度行之在寢此謂朝賓若聘客則皆一饗其燕與時賜無數者儀禮聘禮曰公於賓壹食再饗燕與羞俶獻無常數賓介皆明日拜於朝上介壹食壹饗鄭注饗謂亨大牢以飲賓也公食大夫禮曰設洗如饗則饗與食互相先後也饗食賓介從饗獻矣復特獻之客之也據此注則聘賓再饗聘介壹饗王禮與侯禮宜同禮記聘義大戴禮朝事儀皆云壹食再饗燕與時賜所以厚重禮也賈疏謂聘客皆一饗失之此食饗之數可攷者也

周禮大行人凡大國之孤其他皆眡小國之君鄭注曰

此以君命來聘者也其他謂貳車及介牢禮賓主之間擯者將幣祼酢饗食之數周禮又曰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鄭注曰此亦以君命來聘者也所下其君者介與朝位賓主之間其餘則自以其爵賈疏曰卿自各下其君二等若公之卿以七侯伯卿以五子男卿以三也大夫又各自下卿二等士牢禮之等又降殺於大夫周禮司儀曰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鄭注曰爵卿也大夫也士也上下猶豐殺也賈疏曰爵尊者禮豐爵卑者禮殺以二等爲豐殺也據此數文是諸

侯之臣入天子之國天子待之之禮皆從其爵爲之等數卿下其君二等大夫下卿士下大夫降殺以兩差爲三等掌客凡諸侯之禮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鄭注以爲此衆臣從賓者爵卿也則飧二牢饔餼五牢大夫也則飧大牢饔餼三牢士也則飧少牢饔餼大牢此降小禮豐大禮也賈疏小禮謂飧大禮謂饔餼卿五牢子男卿與君等是豐大禮也以此注推之卿饔餼五牢與小國君同則饗食亦然公之卿當饗禮五獻食禮五舉侯伯卿當饗禮三獻食禮三舉左氏昭公元年傳鄭享趙孟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杜注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是也

此飲獻之數可攷者也

周禮公之卿下其君二等以七爲節侯伯卿以五子男卿以三而大國之孤其他皆眡小國之君以五爲節參差若此者鄭志答趙商問孤五而卿七曰卿奉君命故七介孤尊更自特見故五介此有聘禮可參據鄭志是大國之孤饗食當與卿同此孤卿之等可攷者也

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孔氏正義引周禮大司馬饗食羞牲魚爲證考周禮大司馬乃王饗諸侯之禮饗客蓋小司馬爲之所謂掌事如大司馬之瀍是也此置俎之官可攷者也

左氏宣十六年傳言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孔氏正義謂諸侯使卿來設享仍用燕法此饗客之法可攷者也

國語言有百籩簠簋犧象尊彝鼎俎巾冪又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此饗客之物可攷者也

以上皆諸侍讀之書未及析言者然竊左氏內外傳燕禮聘禮公食大夫禮約畧得其數法可補禮經之闕

九拜攷

周禮九拜之目自杜子春鄭大夫二鄭司農而後賈公彥孔冲遠陳用之顧亭林閻百詩毛大可惠仲孺江愼修方靈皐秦文恭段若膺諸家各有論說而皆未能盡協淩仲子最後出核矣然亦不無小疵攷周禮大祝上文辨六號辨九祭與此辨九拜相連類敘而總之曰以享右祭祀是九拜皆主祭祀而言賈疏謂九拜不專爲祭祀祭祀事重故舉而言之是也今據禮經少牢饋食有司徹特牲饋食士虞士喪旣夕諸篇證之雖言祭祀而覲聘燕射公食大夫冠昏喪鄉相見統諸此矣稽首

頓首空首三者皆吉禮祭祀之拜也振動吉拜凶拜三者皆喪禮祭事之拜也奇拜襃拜肅拜禮之殺也九者包上下賤吉凶兼男女無不取法於是焉

一曰稽首鄭注云稽首拜頭至地也說文𩕄首至地也從手𡴀𡴀音忽拜揚雄說拜從兩手下𢱭古文拜𩒨下首也段君經改下首爲𩒨首非見古文𩒨首如此賈疏云稽稽留之字頭至地多時則爲稽首也又云稽首臣拜君法壽祺按疏語未備稽首凡拜神拜尸皆然鄭注以此屬襃拜不屬之稽首未核少牢饋食曰祝酌奠主人西向祝在左主人再拜稽首祝祝主人又再拜稽首特牲饋食曰祝洗奠主人再拜

稽首祝在左主人再拜稽首此拜神也少牢饋食曰宿尸祝擯主人再拜稽首受黍特牲饋食曰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祠舉奠盥入北面再拜稽首尸舉肝舉奠左執觶再拜稽首此拜尸即拜神也士虞禮曰祝奠觶于鉶南主人再拜稽首又曰祭于苴主人再拜稽首此亦拜神也惟以神事尸故皆再拜稽首也

二曰頓首鄭注云頓首拜頭叩地也說文頓下首也壽祺按左氏僖五年傳孔疏云頓首頭不至地暫一叩之而已禮記檀弓疏引鄭曰頭叩地不停留也此乎敵以下拜也說文及鄭周禮注解頓首疑與稽首無別禮記

疏引鄭注多不停留也四字較明左傳疏言頭不至地尤確賈疏謂空首之時引頭至地首頓地即舉非也賈疏又引哀十七年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襄三年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郊特牲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如是諸侯於天子臣於君稽首禮之正諸侯相於大夫之臣及凡相敵者皆當從頓首之拜凌氏禮經釋例云凡禮相敵之拜皆頓首經不云頓首者文不具也（案九拜惟稽首見經頓首吉拜凶拜肅拜見傳記餘皆不具）若左傳文七年晉穆嬴頓首於趙宣子則小君於其臣且婦人也禮不應頓首定四年楚申包胥

年之喪以吉拜鄭注云稽顙而後拜曰喪拜拜而後稽顙曰吉拜鄭注周禮曰拜而後稽顙此殷之凶拜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注檀弓曰稽顙而後拜此周之喪拜也淩氏曰考之禮經但有拜稽顙而無稽顙拜之文則拜而後稽顙其周禮與鄭以爲殷之喪拜似與經未合也段君云鄭言殷喪禮周喪禮未知所據檀弓記晉文公事云稽顙而不拜國語云拜而不稽首是檀弓未可爲先稽顙後拜之證竊意拜後稽顙自是周禮孔子曰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則謂稽顙後拜爲殷

禮似近之壽祺謂吉拜凶拜施於喪事之祭則士虞主人及祝拜妥尸亦吉拜也主人酳尸尸拜主人北面答拜亦凶拜也鄭注云主人北面以酳酢變吉也下疏云吉祭時主人西面故上注云北面以酳酢變吉也是也七曰奇拜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也段君云凡禮經言拜不言再拜者皆謂一拜也凌氏云奇拜頓首空首皆有之鄉飲所謂一拜者卽頓首之奇拜也燕大射所謂公答一拜者卽空首之奇拜也壽祺按少牢饋食曰主人西面三拜籑者籑者奠爵皆答拜皆祭酒卒爵奠爵皆拜主人答一拜鄭注云答一拜略也疏云四籑皆拜

主人總答一拜故云略也有司徹曰主人拜衆賓于門東三拜衆賓門東北面皆答一拜鄭注云衆賓一拜賤也此皆祀事之奇拜也或曰奇特也士喪禮曰大夫特拜士旅之又曰凡異爵者拜諸其位鄭注云就其位特拜也疏云特拜一一拜諸其位也喪大記曰夫人特拜命婦汎拜衆賓於堂上是故謂之奇拜也

八曰褒拜鄭大夫云褒讀爲報報拜再拜是也案樂記禮有報而樂有反鄭注云報讀爲褒褒報古通淩氏云凡再拜謂之褒拜段君云褒大也有所多大也褒拜謂再拜以上也凡禮經言三拜及左傳或言三拜或言

三拜稽首皆是也（以上段氏說）或曰褒進也進而有加也鄭注云褒拜拜神與尸也考少牢饋食曰尸醋主人主人拜受爵尸答拜主人西面奠爵又拜此所謂俠拜也鄭注云主人受酢酒俠爵拜爵彌尊尸也此有加進之義故謂之褒拜也壽祺按奇拜者拜而無答拜也少牢饋食曰宿尸主人又再拜稽首主人退尸送揖不拜又曰尸不飯告飽主人不言拜侑又曰尸出主人送于廟門之外拜尸不顧（凡送賓皆不顧）又曰尸醋主人拜受爵尸答拜主人西面奠爵又拜此皆主人拜而尸不答拜所謂奇拜也又凡君於士不答拜聘使君君迎拜不敢答拜喪

賓不答拜為人使不答拜見曲禮經注及聘禮送賓門外不答拜亦奇拜也褒拜者答拜而有備有略也少牢饋食曰養者皆拜主人答一拜又主人拜衆賓於門東三拜衆賓皆答一拜所謂略也特牲饋食曰衆賓升拜受爵主人備答拜焉所謂備也然則奇拜褒拜以不答拜與答拜別不專以一拜再拜三拜別也

九曰肅拜先鄭司農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介者不拜故曰為事故敢肅從者賈疏云肅拜最輕惟軍中有此肅拜婦人亦以肅拜為正壽祺按說文撎舉首下手也首字本亦誤作手據左傳疏成十六年釋文引字林改之鄉飲酒禮賓厭介

入門左介厭衆賓入衆賓皆入門左注云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今文皆作揖疏云厭或作撎古字義通段君以爲傳所謂肅者今人長揖也卻至之肅與禮之肅拜有跪不跪之殊肅拜者跪而舉頭下手也揖者立而舉頭推手也肅者立而低頭下手如今人之揖也司農稱左傳證周禮失之以上段氏說然禮婦人之拜皆與男子之拜皆坐特牲少牢有司徹丈夫之拜皆坐而奠爵然後拜士昏禮姑婦皆與拜特牲饋食禮主婦自酢左執爵拜有司徹主婦授尸酢立卒爵執爵拜注云執爵拜變於男子也是婦人肅拜皆不跪也男子肅拜亦如之宋王

貽孫謂婦人不跪始於武后固誤見困學紀聞　段君謂肅拜有跪亦非也少儀曰婦人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鄭注云肅拜拜不低頭也韋昭注晉語云肅拜下手至地也是肅拜之法也士昏禮曰婦拜扱地是婦人手拜之法也九拜專主祭祀而該上下包吉凶兼男女是大祝所以辨也

杜子春謂奇拜先屈一膝今雅拜是也或云奇讀曰倚倚拜謂持節持戟拜身倚之以拜案此引漢制以況周禮恐古無是儀經傳未有及之者也鄭大夫讀動爲董謂振董以兩手相擊也兩手相擊近於古之抃舞非拜

也先鄭以褒拜今時持節拜亦於古無徵後鄭謂振動戰栗變動之拜引書曰王動色變此古文太誓之詞然無涉於拜也陳用之言頓首首頓於手而已空首首不至於手空其首而已皆非也顧亭林引李陵報蘇武書稱頓首此書晉人贋作顧援以證經陋矣閻百詩以褒拜爲今之兩揖再拜稽首爲頭一至地以論語所謂拜止是揖所謂揖皆今之拱手即周官之肅拜以孟子之稽首再拜而不受爲用凶拜其外謬最甚惠仲孺謂稽首頓首皆頭至手而不至地以拜手爲手在地首在手以空首猶稽首降拜降拜故謂之空以振動爲舞蹈皆

誤江愼修以頓首不常用惟有急求人乃用之亦俗解禮豈爲急求於人而設乎方靈皐以振動如聘禮賓入門公再拜賓辟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其時必振動以示不敢答拜而震懾不甯更甚於答拜秦文恭五禮通考以吉拜凶拜爲稽首之差異皆臆說也段君以頓首與稽顙爲一謂頓首未有不用於凶者則太創而駭人又以振動爲有不必拜手而拜手者有不必稽首而稽首者有不必頓首而頓首者皆謂之振動以凶拜即拜稽顙之先後與其自言頓首重複以單言拜爲空首亦不確段所引文三年魯公降拜襄四年穆叔三拜昭九年

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昭十六年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此皆因事而拜自降拜外卒亦常事不足爲振動也又引稽首十四事雖倂非常之舉然未有戰栗非常之容也又以宿尸之再拜稽首爲振動失之

經傳中又有拜之異者穆天子傳許男降再拜空首此宜稽首而曰空首恐穆傳僞書不足據也檀弓公子重耳稽顙而不拜以不爲後也禮拜賓必喪主不爲後則不爲喪主也左氏昭三十五年季孫意如稽顙於叔孫昭子此亦稽顙而不拜以逐君自表其哀戚也昭八年陳無宇稽顙於欒施以僞助欒氏故自貶也吳語諸稽

郢行成於吳曰頓顙于邊以有求於大國也公羊昭二十五年子家羈再拜顙于齊侯以失國故自表其哀戚如有重喪也此即稽顙之拜也何休曰顙者猶今叩頭鄭注周禮以頓首爲頭叩地似未審矣道光九年己丑孟冬與樅兒譚經義因共討論之如此樅兒別有九拜辨一篇解空首爲席上之拜甚精

大小戴禮記攷

劉向別錄古文記二百四篇見經典釋文序錄　漢書藝文志記百三十一篇

漢書藝文志禮家記百三十一篇班固本注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景十三王傳曰河間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又曰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經典釋文序錄引鄭君六藝論云後得孔氏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周禮六篇又引劉向別錄云

古文記二百四篇壽祺案孔壁所得書魯恭王傳僅言數十篇知非全書藝文志依七略著錄記百三十一篇益河間獻王所得者故六藝論兼舉之百三十一篇之記合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凡二百十五篇並見藝文志而別錄言二百四篇未知所除何篇疑樂記二十三篇其十一篇已具百三十一篇記中說見後除之故爲二百四篇孔子三朝記亦重出不除者篇名不同故也大戴禮記所載七篇爲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辯用兵少閒不著孔子三朝記之名隋志言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敘之又得明堂陰陽

記孔子三朝記王氏史氏記樂記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減少一篇與別錄藝文志不符失之然百三十一篇之記第之者劉向得之者獻王而輯之者蓋叔孫通也魏張揖上廣雅表曰周公著爾雅一篇爰暨帝劉魯人叔孫通撰置禮記文不違古通撰輯禮記此其顯證稚讓之言必有所據爾雅爲通所採當在大戴記中武進臧庸曰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引禮親屬記見爾雅釋親孟子帝館甥于貳室趙岐注引禮記亦釋親文風俗通聲音篇引禮樂記乃釋樂文公羊宣十二年注引禮乃釋水文則禮記中有爾雅之文矣通本秦博士親見古籍嘗作漢儀十二篇及漢禮器制度而禮記乃先秦舊書聖人及七十子微言大義賴通以不墜功亞河

間漢志禮家闕其書且沒其名何也隋書經籍志大戴禮記戴德撰小戴禮記戴聖撰此題亦誤

大戴記八十五篇　小戴記四十九篇

禮記正義引六藝論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記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壽祺案二戴所傳記漢志不別出以其具於百三十一篇記中也樂記正義引別錄有禮記四十九篇此即小戴所傳則大戴之八十五篇亦必存其目蓋別錄兼載諸家之本視漢志為詳矣經典釋文序錄引陳邵晉司空長史周禮論序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

聖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邵言徵誤隋書經籍志因傅會謂戴聖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馬融足月令明堂位樂記爲四十九篇休寧戴東原辨之曰孔穎達義疏於樂記云按別錄禮記四十九篇後漢書橋玄傳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仁即班固所說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者也劉橋所見篇數已爲四十有九不待融足三篇甚明康成受學於融其六藝論亦但曰戴聖傳禮四十九篇作隋書者徒謂大戴闕篇即小

戴所錄而尙多三篇遂聊歸之融耳壽祺案橋仁師小戴後漢書謂從同郡戴德學亦誤又曹褒傳父充持慶氏禮褒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然則褒所受於慶普之禮記亦四十九篇也二戴慶氏皆后倉弟子惡得謂小戴刪大戴之書耶釋文序錄云劉向別錄有四十九篇其篇次與今禮記同然則謂馬融足三篇者妄矣

大小戴記並在記百三十一篇中

錢詹事大昕漢書考異云小戴記四十九篇曲禮檀弓雜記皆以簡策重多分爲上下實止四十六篇合大戴

之八十五篇正協百三十一篇之數壽祺案今二戴記有投壺哀公問兩篇篇名同大戴之曾子大孝篇見小戴祭義諸侯釁廟篇見小戴雜記朝事篇自聘禮至諸侯務焉見小戴聘義本事篇自有恩有義至聖人因殺以制節見小戴喪服四制其它篇目尙多同者漢書王式傳稱驪駒之歌在曲禮服虔注云在大戴禮五經異義引大戴禮器毛詩豳譜正義引大戴禮文王世子唐皮日休有補大戴禮祭法又漢書韋元成傳引祭義白虎通畊桑篇引祭義曾子問情性篇引閒傳崩薨篇引檀弓王制蔡邕明堂月令論引檀弓其文往往爲小戴

記所無安知非出大戴二十篇中如投壺釁廟之互存而各有詳畧乎大戴記二十篇四十七唐人所見已然白虎通引禮謚法王度記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五帝記少牢饋食禮注引禘于太廟禮疏云大戴禮文周禮注引王霸記明堂月令論引佋穆篇風俗通引號謚記論衡引瑞命篇毛詩靈臺正義引政穆篇即佋穆篇彼汾正義引大戴禮辨名記即別名記文選注引禮瑞命記即瑞命篇皆大戴逸篇其他與小戴出入者畧可舉數豈能彼此相足篇謂二戴於百三十一篇之記各以意斷取異同參差不必此之所棄即彼之所錄也

王制月令樂記非秦漢之書

儒者每言王制漢博士作月令呂不韋作或又疑樂記出河間獻王皆非事實也禮記王制正義引盧植云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書（經典釋文引同）攷盧氏說出史記封禪書封禪書曰文帝召魯人公孫臣拜爲博士與諸生草改厤服色事明年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作王制謀議巡守封禪事然今王制無一語及封禪言巡守者特一端耳司馬貞史記索隱引劉向別錄云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以今王制參檢絕不相合（鄭君三禮目錄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授祿祭祀養老之法度）此則博士所作王制或在藝文志禮家古封禪羣祀二十二篇中非禮記之王

制也鄭君駁五經異義云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事答臨孝存周禮難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斯言得之月令正義引鄭目錄云月令者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以禮家好事抄合之後人因題之名曰禮記言周公所作謬祺案正義云賈逵馬融之徒皆云月令周公所作故王肅用焉後漢書魯恭傳恭議曰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周書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三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爲紀號淮南王安亦取以爲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

云淮南皆非也隋書牛宏傳今明堂月令者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魏鄭公諫錄月令起於上古呂不韋止是修古月令未必始起秦代也此則禮記月令非呂不韋著審矣唐書大衍厤議云七十二候原於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則同僧一行親見周書月令有七十二候則與禮記月令無異益信蔡邕之言不妄也鄭君以爲禮家抄合殆失之又鄭謂三王官無太尉秦官則有以此斷月令爲呂氏書案月令命太尉呂覽尉作封然則禮記亦當本作命大封即易通卦驗所謂夏至景風至拜大將

封有功之義見太平御覽引其作太尉者淮南時則依漢制改而禮家從之非其舊也論語集解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牛宏引周書月令論明堂之制殿垣方在內水周於外水內徑三百步孔氏尚書正義引周書月令云三日粤朏與漢書律志載劉歆三統厤引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適合粤曰古通月采即月令之譌也是自漢迄唐諸儒及見周書月令篇而所引有出於十二月紀之外者則禮記所未取也樂記者藝文志云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

諸子言樂事以作樂記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而班志兩載其書曰樂記二十三篇王禹記二十四篇案漢書食貨志王莽下詔曰樂語有五均鄧展注曰樂記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臣瓚曰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土以立五均則市無二價而民常均强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白虎通禮樂篇亦屢引樂元語此即獻王所傳樂記二十四篇之一篇也三禮目錄於禮記樂記云此於別錄屬樂記謂屬二十三篇之樂記也

禮記正義云葢十一篇合爲一篇謂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劉向所校二十三篇著於別錄今樂記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其名猶在案別錄十一篇餘次奏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樂穆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昭頌第二十二竇公第二十三是也按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十一篇入禮記在劉向前矣正義言如此則今禮記中之樂記非王禹樂記甚審史記正義云樂記者公孫尼

子次撰也此言必本之別錄七畧樂記出公孫尼子而有竇公篇者竇公本魏文侯樂人年百八十歲至漢文帝時猶存此篇或載其在文侯時論樂事也別錄於二百四篇僞爲古文記漢書河間獻王傳魯恭王傳兩稱禮記皆統以古文魯恭王傳又特明之曰皆古字也河間獻王傳且明言七十子之徒所論是惡得有秦漢作者之文厠其間邪後儒動訾禮記雜出漢儒不攷甚矣

夏小正考

宋傅崧卿序夏小正謂隋志有夏小正一卷漢唐志旣錄戴氏禮此書宜不別見意隋重賞以求逸書進書者離析篇目而爲此壽祺竊不謂然史記五帝本紀云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夏本紀云學者多傳夏小正此三篇皆在百三十一篇記中太史公時二戴未出於五帝德帝繫姓云或不傳而於夏小正云學者多傳則當時此篇顯有專行者如士禮十七篇傳自高堂生而喪服一篇漢以來諸儒多爲注解別行於世見隋經籍志戴德先有喪服變除見通典禮

四十一是其證也嵩卿又謂小正之傳戴德所撰案鄭君六藝論云戴德傳禮八十五篇言傳則述而不作夏小正有傳殆如喪服有子夏傳由來久矣爾雅釋蟲郭注引夏小正傳曰蜋蜩者五采具又引傳螗蜩者蝒邵編脩晉涵爾雅正義云夏小正舊不分經傳郭注釋艸引夏小正曰薃也者莎隨媞者其實亦不稱爲傳此云夏小正傳是晉初即有分經傳者傳嵩卿本分析經傳本於郭氏邵氏言如此今攷吳陸機毛詩義疏引大戴禮夏小正傳曰蘩遊胡遊胡旁勃也見左傳隱三年正義則三國時有傳名也蔡邕明堂月令論引大戴禮夏

小正傳曰陰陽生物之候王事之次今夏小正傳無此文葢傳本異則漢時已有傳名也鄭康成月令注引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九月當爲八月說曰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閩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者也有翼爲鳥養也者不盡食也鄭君亦以經與傳說兩分之不始於璞明甚

齊詩

王應麟詩攷援輯魯齊韓三家詩用志良善惟誤採董

逌齊詩故信以爲眞則非也齊詩亡於魏惟王吉匡衡

翼奉諸人傳齊詩見漢書本傳奏疏所引者可據外如

地理志齊地條云詩風齊國是也臨淄名營丘故齊詩

曰子之營兮遭我乎嶩之間兮師古曰齊國營詩之詞

也毛詩作還齊詩作營按班固所云齊詩者謂齊國之

詩與上文稱豳詩秦詩邶詩唐詩鄭詩陳詩爲一例非

謂齊轅固生所傳也小顏於此及下引自杜沮漆皆指

稱齊詩不知何據然觀藝文志云魯最爲近之又班固

撰白虎通用魯説則漢書所引恐是魯詩固之伯祖伯少受詩於師丹語説有法師丹爲匡衡弟子傳齊詩固或世其家學釋文還韓詩作嫙則作營者必齊魯之說也又引說文云猺山在齊崔集注本作嶩崔本與漢志合然陸德明亦不能定其爲齊爲魯小顏何以知齊詩作營也小顏於地理志郁夷下引韓詩而韓詩實不作郁夷其言多舛謬不足信

詩有六情五際解

漢書翼奉傳奉上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治天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很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應又奏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

之安危孟康注引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壽祺案奉治齊詩兩舉師說六情五際皆齊詩說孟康引詩內傳者齊詩內傳文也太平御覽引春秋演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宋均注曰六情即六義也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以翼奉傳攷之則宋均之釋六情非齊詩本義也毛詩大序正義釋六情據翼奉說應劭注漢書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釋五際亦非齊詩本義也後漢書郎顗傳引詩汎歷樞曰卯酉為革政午亥為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李賢引宋均注云神陽氣君象也天門

戌亥之間此所據者毛詩大序正義引詩緯汎歷樞以釋五際云亥為革命一際也亥又為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然齊詩五際並數戌而詩疏不及之亦非據郎顗傳注戌亥皆為天門亥為革命當一際則出入候聽宜以戌當一際矣太平御覽引詩含神霧曰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宋均注曰集微揆著若緜緜瓜瓞人之初生揆其始是必將至著有天子也此齊詩五際之義也文選文賦注引春秋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絕於申宋均注申申公也壽祺

謂申公之學爲魯詩五際六情之說出齊詩與申公無涉或云絕於申者絕於魯也絕於魯者蓋尊齊而絀魯之辭也詩緯言陰陽術數與齊詩相傳疑魯齊弟子有互爲是非者故詩緯之言如此此說未嘗攷毛詩采薇正義引汎歷樞云陽生酉仲陰生戌仲絕於申者謂五際之道陽氣至申而絕至酉始生也宋均注誤解耳

魯有文王廟說

左氏襄十二年傳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杜預注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或疑魯立文王廟經無明文今詳左氏此傳以周廟與周公之廟對舉非文王廟而何史記魯周公世家周公卒後成王開金縢書於是乃命魯得郊祭文王然則魯立文王廟在魯公伯禽時薛尚功鐘鼎款識周罍有魯公鼎銘曰囪公作文王尊彝囪古文魯字鼎者宗廟彝罍故亦可爲尊彝此魯公祭文王廟之驗也禮記郊特牲鄭注魯以

周公之故立文王廟正義引異義古春秋左氏說天子之子以上德爲諸侯者得祀所自出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許愼謹案周公以上德封於魯得郊天兼用四代之禮樂知亦得祖天子鄭氏無駮與許同杜注左氏實本諸此壽祺謂魯祭文王猶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左氏文三年傳左氏昭十八年傳鄭人救火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杜注周廟厲王廟也哀二年蒯聵禱曰敢昭告皇祖文王似衛亦得祭文王周禮夏官祭僕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鄭注王所不與謂同姓有先王之廟疏云畿外同姓諸侯魯衛之屬是也此皆經

典。明證竹書紀年成王十三年夏六月。魯大禘于周公廟。案紀年成王二十一年周文公薨于豐則此非周文公廟矣徐文靖竹書統箋以爲周公亶父周公季歷之廟大繆。魯安得更有亶父季歷之廟乎。紀年文當作周廟。公字誤衍。或不學者所加。薛尙功釋魯公鼎爲周公作祭文王之器。亦誤。

過位升堂解

論語鄉黨篇記入公門訖復其位踧踖如也又次君召使擯章之後執圭章之前此謂將聘圖事之禮也公門據己國過位謂路門內臣之朝位升堂謂與君圖事於堂也何以明之曲禮曰下卿位鄭氏注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孔氏正義曰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故論語鄉黨云入公門又云過位色勃如也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壽祺謹案正義引注者鄭氏論語注文尒疋釋宫曰門屏之間謂之宁中庭之左右謂之位說文弟八人篇位解曰列

中庭之左右謂之位从人立鄭據古訓釋過位之位爲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至精不可易也所以知在路門內者燕禮大射儀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公降立阼階東南南鄉爾卿大夫卿西面北上大夫皆少進賈氏燕禮疏曰卿大夫入門右北面東上此是擬君揖位君爾之始就庭位是路門內有此面位也觀曲禮下卿位知君出入過之猶敬而況臣乎所以知此經過位升堂爲圖事時者聘禮君與卿圖事鄭注謀事者必因朝其位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疏以爲在路門外正朝江處士永鄉黨圖考以爲下經既受行出遂見

宰問幾月之資注云古者君臣謀密草刱未知所之遠近則圖事命使當在路寢之朝後夕幣乃在路門外正朝士相見禮凡燕見于君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鄭注君南面則臣見正北面君或時不然當正東面若正西面不得疑君所處邪嚮之此謂特見圖事非立賓主之燕也士相見禮又曰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鄭注升見升堂見於君也君近東則升東階君近西則升西階賈疏曰亦謂及燕及圖事之法疏又曰知有圖事者論語鄉黨云孔子與君圖事於庭圖事於堂聘禮亦云君與卿圖事之時有此面位無常法

也。案疏倂聘禮云者，約鄭聘禮注文，倂鄉黨云者，約鄭論語鄉黨注文，是鄭以圖事解鄉黨，與聘禮合也。圖事之法，面位無常，故有過位之事，過位則圖事於庭也。有圖事故曰其言似不足升堂則圖事於堂也。聘禮又曰，遂命使者，使者再拜稽首辭，君不許，乃退，鄭注，反位也。此論語復其位之事。士相見禮疏曰，此庶人見君不趨翔，論語是孔子行事，而云趨進翼如也，彼謂孔子與君圖事於堂，圖事訖降堂，向時揖處至君前，橫過向門，特加肅敬，此賈氏本鄭義說論語出降階趨進之事也。然則過位升堂，蓋爲將聘圖事，故下章承之，遂言行聘執圭之儀服度

左氏傳解誼所謂孔氏聘辭卽此類矣或見聘禮記注引孔子之升堂至沒階趨進翼如也上下又引孔子之於執圭孔子於享禮爲證玉藻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其文亦與鄉黨合因以論語入公門訖復其位爲卽行聘時事然公門之名非所施於它國聘禮賓入由大門而廟門非路門且入門左非門右公揖入每門每曲揖則無專位惟私覿入門右於此豫見則乖其事次執圭升西楹西則未暇攝齊義皆不與鄉黨相應聘禮注錯引此經乃舉事以見例不得溷而一之學者守鄭論語本注爲宗可也

紺緅紅紫解

論語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爲褻服何晏集解引孔安國曰一入曰緅飾者不以爲領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爲飾衣似衣齊服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爲飾衣皇邢兩疏皆不能辨朱子集注因之婺源江氏慎修始正其失云齊時服元冠元端而孔云齊服是誤以紺爲元矣練衣本以一染之縓爲緣而孔云練服是誤以縓爲緅矣紺緅皆赤黑之間色不以者謂其非正色也自是說論語者多從江氏然察之則殊不然考工記五入爲緅爾疋一染謂之縓檀弓

練練衣黃裏縓緣孔豈不讀考工記檀弓爾疋而誤以縓爲緅乎邢昺疏亦疑孔云一入曰緅未知出何書云三年練以緅飾衣似讀緅爲縓殊不知孔氏本經必作縓不作緅故有是言孔所傳論語乃古文後來傳寫經注皆誤縓爲緅而非孔誤也江氏謂紺緅皆赤黑之間色亦不確古者衣正色裳間色故士黃裳纁裳雜裳可也間色非不可用士冠禮爵弁鄭注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考工記鍾氏鄭注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周禮巾車注雀黑多赤少之色則緅即爵弁之色何謂間而非正緅爵聲近說

文無緅有纔云爵雀頭色一曰微赤色如紺纔淺也讀若讒从糸毚聲然則纔亦緅字也說文無緅孔本論語乃古文亦不當有緅字其本經必作緅無疑矣深陽周柄中據禮記深衣篇具大父母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謂紺緅非繢又非青素於盡飾無飾之義兩無所取故不用此說是也爾疋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一作竀見考工記注注先鄭引三染謂之纁考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其義相同考工記無四入六入之文鄭君約之以朱爲四入元爲六入見士冠禮注賈公彥二禮疏並云以纁入黑則爲紺以紺入黑則爲

緅鄭君注云纁再染以黑則爲緅緅復再染以黑乃成
緇又謂此同色耳凡元色者在緅緇之閒其六入者與
蓋鄭君據禮推而知之也皇侃論語義疏引鄭君論語
注云紺緅紫元之類也紅纁之類也元纁所以爲祭服
等其類也紺緅木染不可爲衣飾紅紫草染不可爲褻
服而已飾謂純緣也是鄭不以紺緅爲閒色其言元纁
爲祭服紺緅紅紫等其類與孔氏齊服說合可證孔說
不誤惟經文緅作緅爲異耳鄭君以紺緅木染紅紫草
染不可爲衣飾與褻服者按周禮地官序官掌染草注
云染艸藍蒨象斗之屬其下掌染草注云染草茅蒐槖

藘豕首紫苅之屬疏云藍以染青蒨以染赤象斗染黑大司徒土會之法山林其植物宜皁物先鄭以為皁物柞栗之屬說文栩其實皁一曰樣爾疋釋木栩杼櫟其實梂陸璣毛詩疏云徐州人謂櫟為杼或謂之為栩其子為皁或言皁斗其殼為汁可以染皁此木染之證也爾疋釋草葝鼠尾郭注可以染皁蒤虎杖郭注可以染赤茹藘茅蒐郭注今之蒨也可以染絳欆烏階郭注可以染皁藐茈草郭注可以染紫一名茈莀說文藍染青草也此草染之證也考工記鍾氏掌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周禮天官染人掌染絲帛凡染

春湨練夏纁元秋染夏鄭注云元纁者天地之色以爲祭服石染當及盛暑熱潤始湛研之三月而後可用考工記鍾氏則染纁術也染元則史傳闕矣染夏者染五色是鄭意以祭服宜石染染纁元夏法皆不用草木葢草木染者可施之他物祭服元纁象天地之色則當用石染貴之也禮記玉藻元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左氏哀十七年傳衞渾良夫衷牡紫衣狐裘太子數之以三罪而殺之杜注紫衣狐裘人君之服可見春秋時人君正服多用紫矣緅緅紫類祭服之元紅類祭服之纁然紺緅木染紅紫草染故亦不用爲飾及褻服此鄭義也

洪範惟十有三祀解

漢書律志曰三統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歲在鶉火張十三度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十三年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歲亦在鶉火故傳曰歲在鶉火則我有周之分壄也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受命九年而崩崩後四年而武王克殷克殷之歲八十六矣後七年而崩故禮記文王世子

曰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凡武王在位十一年此古文家說尚書者以十有三祀並文王受命之年數之也尚書大傳曰武王以朝鮮封箕子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今文家說尚書事實雖殊其言十三祀一也史記周本紀九年武王東觀兵至於孟津乃還師歸十一年陳師牧野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其年與漢志不同然周本紀云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商郊牧野則是周之十

二年春矣下言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乃自十二年二月數之亦適合十有三祀也風俗通皇霸篇亦引洪範惟十有三祀與漢志合是漢人相傳尚書舊本古今所同無可疑也近有吳門學究吳餘舟乃妄逞私臆竄古經以爲古篆三月己巳與十有三祀近洪範十有三祀乃三月己巳之譌不知尚書篇首雖有某月某日之書例而洪範一篇漢人相傳至今從無古篆差譌之說何得鑿空怪誕變亂於數千載之後而自矜搽獲也且吳氏不考三統厤法亦知此三月己巳爲武王何年乎欲謂克殷後之二年是歲不得有三月己巳欲謂克殷

之年依三統厤是歲三月二日庚申十一日得有己巳

而古文武成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霸二日若翌日癸巳三日武王迺朝步自周于征伐紂惟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於周廟翌日辛亥祀於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於周廟計周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一月癸巳爲周正月三日武王始發丙午逮師逮漢志刻作還誤至二月癸亥爲周二月三日迺至牧野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戊子師發至戊午三十一日而度孟津牧野又踰百餘里武王以癸巳始發十四日丙午逮師至癸亥

亦三十一日而至牧㙨大兵之歸必當至三月朔後其時告廟獻馘大事未舉若是月十一日己巳距師還僅及數朝倉卒之間豈遑訪道必不然矣尚書大傳與史記皆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以九年觀兵十一年克殷後二年問箕子徐廣引譙周云史記武王十一年東觀兵十三年克紂似譙周所見史記與漢志合而下文云克殷後二年又與洪範十有三祀之言乖則譙周之言未足據也班固云遷書載堯典禹貢微子洪範金縢多古文說此謂其說義多從古文耳至於文字則悉主今文尚書如九年觀兵十一年伐紂是从尚書大傳文

王七年而崩之說也九年觀兵者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武王再朞而觀兵以卜諸侯之心以侯殷紂之改過也十一年伐紂者前此九年孟津之會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伐也故還歸及十一年始伐紂克之也史記周本紀文王受命七年今本譌七爲十張守節正義誤謂十當爲九此未知史从尚書傳也尚書傳亦有可證者史記宋微子世家述洪範畢云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漢書五行志云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己而問焉周本紀於牧野之事下云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乃罷兵西歸封諸侯下又云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此

與尚書傳大意相近今文家說未可非與古文並存可也再考逸周書柔武解曰惟王元祀一月既生魄孔晁注此文王卒之明年春也大武解曰惟王一祀二月此一祀即元祀王謂武王也小開武解曰維王二祀一月既生魄寶典解曰維王三祀唐書引作元祀蓋誤二月丙辰朔酆謀解曰惟王三祀孔晁注此文王受命至此十年也案十年當作十二年蓋字之脫以周書文傳解言文王受命之九年知之也大匡文政解並曰惟十有三祀王在管此亦自文王受命數之蓋克殷之一年事也觀逸周書此二篇於十有三祀言東隅之侯咸受賜于王王乃

旅之以上東隅用大匡順九則八宅六位孔晁注東隅自殷以東旅謂各使陳其政事也又言管蔡開宗循禁九慝昭九行濟九醜尊九德止九過務九勝傾九戒固九守順九典孔晁注管蔡二叔開其宗族循鎬京之政言從化也是時安民和衆政事具張於是訪道箕子適遷盛事豈非開拓之初雖日不暇給規摹宏遠者乎若夫文王稱王見魯詩及古文尚書說易書春秋緯雖未可信然文王受命則詩書屢言之逸周書明書文王受命之九年此亦一確證也豈得爲誣改元則諸侯自於其國各稱元年春秋列國紀年及汲冢竹書魏惠王有後元年莫不皆然何足爲異觀兵一節宋人亦力

辨其虛不知武王既可伐紂何以必不可觀兵豈伐紂
爲順天應人而觀兵還歸不遠伐紂轉爲逆天違人乎
此等曲說誠不可解學者論言當一掃其謬見迂談勿
狃于童而習之之言先入爲主不肯變而服義從善也

孟獻子二士考

劉向新序六刺奢篇孟獻子聘於晉韓宣子觴之三徙鐘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與我孰富獻子曰吾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協和惟此二者耳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鐘石金玉爲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矣按孟子言獻子有友五人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此所稱顏回茲無靈疑在五人之數新序雜採諸子其言若可信而獻子卒於魯襄公十九年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則時不相及將毋魯有

兩曾參亦有兩顏回與

女吳考

孟子言齊景公涕出而女於吳注者不詳案說苑十三權謀篇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送諸郊泣曰余死不女見高夢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從且夫吳若蜂蠆然不棄毒於人則不靜余恐棄毒於我也遂遣之此說景公涕出而女於吳之事也越絕書卷二外傳記吳地傳齊門云闔廬伐齊大克取齊王子爲質子爲造齊門置于水海虛二臺在車道左水海右去縣七十里

齊女思其國死葬虞西山吳越春秋卷二闔閭內傳第四吳破楚復謀伐齊齊侯使女為質於吳吳王因為太子波聘齊女女少思齊日夜號泣因乃為病闔閭乃起北門名曰望齊門令女往遊其上女思不止病日益甚乃至殂落女曰令死者有知必葬我於虞山之顛以望齊國闔閭傷之正如其言乃葬虞山之顛是時太子亦病而死此皆齊女女吳之證參覩諸書可以得其顛末

雅樂四曲韶武二舞攷

晉書樂志曰魏武平荆州獲漢雅樂郎河南杜夔能識舊法使創定雅樂又曰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詞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惟因夔鹿鳴全不改易每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羣后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後又改三篇之行禮詩第一曰於赫篇詠武帝聲節與古鹿鳴同第二曰巍巍篇詠文帝用延年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篇詠明帝用延年所改文王聲第四曰復用鹿鳴鹿鳴之聲

重用而除古伐檀及晉初食舉亦用鹿鳴至泰始五年荀勗云鹿鳴以宴嘉賓無取於朝乃取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四篇壽祺案漢書藝文志樂家有雅歌詩四篇夔所傳四曲當即此文選注引琴操曰古琴有詩歌五曲曰鹿鳴伐檀騶虞鵲巢白駒然則夔所傳四曲亦琴曲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至魏初猶存鹿鳴至晉初猶存班固言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夔蓋有所受之而宋書樂志載漢大樂食舉十三曲惟一曰鹿鳴爲古詞則其餘雅歌不盡用也

漢書禮樂志曰高祖廟奏文始五行之舞文始舞者本

舜招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五行舞者本周舞也
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宋書樂志魏文帝黃初
二年改文始曰大韶舞五行曰大武舞明帝太和初公
卿奏太祖武皇帝樂宜曰武始之舞高祖文皇帝樂宜
曰咸熙之舞南齊書樂志晉傅玄六代舞歌有虞韶舞
辭有武舞辭宋孝建初朝議以凱容舞爲韶舞宣烈舞
爲武舞宣烈即是古之大武凱容本舜韶舞也宋志又
曰晉武帝太始二年改制郊廟歌其樂舞仍舊九年荀
勗知樂事使郭夏晉書作郭瓊宋識造正德大豫之舞勗及
張華傅玄又各造此舞歌詞晉書樂志曰咸寧元年廟

樂停宣武宣文二舞而同用正德大豫二舞宣武宣文者宋志魏改漢巴渝舞曰昭武舞晉又改魏昭武舞曰宣武舞羽籥舞曰宣文舞案晉志魏武始咸熙章斌三舞皆執羽籥則宣文舞即武始咸熙咸熙即韶武始即武也周存六代之樂至秦惟餘韶武而已然歷漢魏晉初其樂譜皆相承用不造新曲自荀勗等競撰舞詞咸宜用之而廢宣文韶武遂亡故宋志載晉舞曲獨多宋之凱容宣烈雖仿韶武而撰立新歌齊志前舞後舞並錄宋王韶之舊詞則非韶武古樂之遺矣嗚乎惜哉

家語觀周篇辨

禮記樂記正義引馬昭謂家語王肅增加漢書藝文志載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注曰非今所有家語也以今家語爲出王肅手其說始發自馬昭而唐儒孔穎達顏師古從之今學者灼然皆知其僞仁和孫頤穀志祖作家語疏證取家語之文見於周秦兩漢諸子傳記者指摘無遺以著其剽竊之實善矣然孔子家語不知亡於何時它書絕無徵引其與肅所撰異同若何自來無有能辨之者余讀春秋左氏傳序正義引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脩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

書於周史歸而脩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共爲表裏。按嚴氏者公羊先師嚴彭祖。觀周篇者。今家語有此篇名。在第十一。而其文與此不類。然則嚴氏所引乃眞孔子家語之一篇也。王肅猶見眞家語篇目。故依仿爲之。數千年疑案。獲一左驗。爲之大快。執此以斷眞贗之跡瞭如矣。

公羊傳徐氏疏

公羊傳徐氏疏或以爲唐之徐彥或疑爲陳隋閒人案公羊傳文公二年疏解云諸侯七虞以下雜記文云云之說其左氏傳疏今檢左氏傳僖三十三年孔穎達正義有引雜記及士虞記說虞禮之文徐氏偁之似其人在孔氏後然隋書經籍志有春秋公羊疏十二卷列公羊諸家之末而不箸其名經典釋文敘錄有梁東宮學士沈文何撰春秋左氏義疏闕下秩陳東宮學士王元規續成之隋志文何作文阿義疏作義略孔穎達春秋正義序言爲義疏者則有沈文何蘇寬劉炫今奉勅刪定據劉爲本其

有疎漏。以沈氏補焉。然則文二一年正義說虞禮文。葢取之沈劉。公羊疏所稱左氏傳疏。或指沈劉之書。又不得以是斷徐氏爲唐人矣。